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青衣

中篇小说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青 衣

毕飞宇

青衣

毕飞宇*

—

乔炳璋参加这次宴会完全是一笔糊涂账。宴会都进行到一半了，他才知道对面坐着的是烟厂的老板。乔炳璋是一个傲慢的人，而烟厂的老板更傲慢，所以他们的眼睛几乎没有好好对视过。后来有人问“乔团长”，这些年还上不上台了？炳璋摇了摇头，大伙儿才知道“乔团长”原来就是剧团里著名的老生乔炳璋，80年代初期红过好一阵子的，半导体里头一天到晚都是他的唱腔。大伙儿就向他敬酒，开玩笑说，现

* 毕飞宇 1964 年生于江苏兴化。1983 年入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开始小说创作。现在江苏南京某报刊社工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上海往事》，中篇小说集《慌乱的指头》、《祖宗》等，曾获《人民文学》小说创作奖。《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在的演员脸蛋比名字出名，名字比嗓子出名，乔团长没赶上。乔团长很好听地笑了笑。这时候对面的胖大个子冲着乔炳璋说话了，说：“你们剧团有个叫筱燕秋的吧？”又高又胖的烟厂老板担心乔炳璋不知道筱燕秋，补充说：“1979年在《奔月》中演过嫦娥的。”乔炳璋放下酒杯，闭上眼睛，缓慢地抬起眼皮，说：“有的。”老板不傲慢了，他把乔炳璋身边的客人哄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坐到乔炳璋的身边，右手搭到乔炳璋的肩膀上，说：“都快二十年了，怎么没她的动静？”乔炳璋一脸的矜持，解释说：“这些年戏剧不景气，筱燕秋女士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烟厂老板一听这话直着腰杆子反问说：“什么景气？你说说什么景气？关键是钱。”老板向乔炳璋送出他的大下巴，莫名其妙地颁布了他的命令，说：“让她唱。”乔炳璋的脸上带上了狐疑的颜色，试探性地说：“听老板的意思，老板想为我们搭台啰？”老板的脸上重又傲慢了，他一傲慢脸上就挂上了伟人的神情。老板说：“让她唱。”乔炳璋对小姐招招手，让她给自己换上白酒。炳璋捏着酒杯站起身，说：“老板可是开玩笑？”老板不仅傲慢，还严肃，一严肃就像作报告。老板说：“我们厂没别的，钱还有几个。——你可不要以为我们光会赚钱，光会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我们也要建设精神文明。干了。”老板没有起立，乔炳璋却弓着腰站起来了。他用酒杯的沿口往老板酒杯的腰部撞了一下，仰起了脖子，酒倒杯干。乔炳璋激动了。人一激动就顾不上自己的低三下四。乔炳璋连声说：“今天撞上菩萨了，撞上菩萨了。”

《奔月》是剧团身上的一块疤。其实《奔月》的剧本早在

1958年就写成了，是上级领导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代给剧团的。他们打算在一年之后把《奔月》送到北京，献给共和国10周岁的生日。可是，公演之前一位将军看了内部演出，显得很不高兴。他说：“江山如此多娇，我们的女青年为什么要往月球上跑？”这句话把剧团领导的眼睛都说绿了，浑身竖起了鸡皮疙瘩。《奔月》当即下马。

严格地说，后来的《奔月》是被筱燕秋唱红的，当然，《奔月》反过来又照亮了筱燕秋。戏运带动人运，人运带动戏运，戏台本来就是这么回事。不过这已经是1979年的事了。1979年的筱燕秋年方19，正是剧团上下一致看好的新秀。19岁的燕秋天生就是一个古典的怨妇，她的运眼、行腔、吐字、归音和甩动的水袖弥漫着一股先天的悲剧性，对着上下五千年怨天尤人，除了青山隐隐，就是此恨悠悠。说起来15岁那年筱燕秋还在《红灯记》中客串过一次李铁梅的，她高举着红灯站立在李奶奶的身边，没有一点铮铮铁骨，没有一点“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的霹雳杀气，反倒秋风秋雨愁煞人了。气得团长冲着导演大骂，谁把这个狐狸精弄来了！？

但到了1979年，《奔月》第二次上马了。试装的时候筱燕秋的第一声导板就赢来了全场肃静。重新回到剧团的老团长远远地打量着筱燕秋，嘟哝说：“这孩子，黄连投进了苦胆胎，命中就有两根青衣的水袖。”

老团长是坐过科班的旧艺人，他的话一言九鼎。19岁的筱燕秋立马变成了A档嫦娥。B档不是别人，正是当红青衣李雪芬。李雪芬在几年前的《杜鹃山》中成功地扮演过女英雄柯湘，称得上红极一时。但是，在A档和B档这个问题上，

李雪芬表现出了一位成功演员的得体与大度。李雪芬在大会上说：“为了剧团的明天，我愿意做好传帮带，我愿意把我的舞台经验无私地传授给筱燕秋同志，做一个合格的接力棒。”筱燕秋眼泪汪汪地和同志们一起鼓了掌。《奔月》被筱燕秋唱红了。剧组在各地巡回演出，《奔月》成了全省戏剧舞台上最轰动的话题。所到之处，老戏迷抚今追昔，青年人则大谈古代的服装。全省的文艺舞台“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春天”。《奔月》唱红了，和《奔月》一样蹿红的当然是当代嫦娥筱燕秋。军区著名的将军书法家一看完《奔月》就豪情迸发，他用苍松翠柏般的遒劲魏体改换了叶剑英元帅的伟大诗篇：“攻城不怕坚，攻敌莫畏难，梨园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下面是一行行书落款：“与燕秋小同志共勉。”将军书法家把筱燕秋叫到了家中，他在抚今追昔之后亲自将一条横幅送到了筱燕秋的手上。

谁能料得到“燕秋小同志”会自毁前程呢。事后有老艺人说，《奔月》这出戏其实不该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一出戏有一出戏的命。《奔月》阴气过重，即使上，也得配一个铜锤花脸压一压，这样才守得住。后羿怎么说也应当是花脸戏，须生怎么行？就是到兄弟剧团去借也得借一个。否则剧组怎么会出那么大的乱子，否则筱燕秋怎么会做那样的事？

《奔月》剧组到坦克师慰问演出是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这一天李雪芬要求登台。事实上，李雪芬的要求不过分。她毕竟是嫦娥的B档。相反，过分的倒是筱燕秋。《奔月》公演以来，筱燕秋就一直霸着毡毯，一场都没有让过。嫦娥的唱腔那么多，戏那么重，筱燕秋总是说自己“年轻”，“没问

题”，“青衣又不是刀马旦”，“吃得消的”。其实大伙儿早就看出来，闷不吭声的筱燕秋心气实在是太旺了，有吃独食的意思。这孩子的名利心开始膨胀了，想着法子横在李雪芬的面前。可是谁也没法说，领导一找她，她漂亮的小脸就成了猪肝。筱燕秋没心没肺，就有猪肝，她是做得出来的。领导们只能反过来给李雪芬做工作，让她“多指点指点年轻人”，“多扶持扶持年轻人”。可是李雪芬这一次的理由很充分，李雪芬说，她演《杜鹃山》的时候就经常下部队，今天上午还有很多战士冲着她喊“柯湘”呢，她在部队有观众基础，她不上台，“战士们不答应”。

李雪芬在这个晚上征服了坦克师的所有官兵，他们从嫦娥的身上看到了当年柯湘的影子，当年的柯湘头戴八角帽，一双草鞋，一把手枪，威风凛凛的。而今夜的柯湘却穿起了古装。李雪芬嗓音高亢，音质脆亮，激情奔放，这种高亢与奔放经过十多年的巩固与发展，业已构成了李雪芬独特的表演风格，即李派唱腔。基于此，李雪芬在舞台上曾经成功地塑造过一连串的巾帼豪杰，透过李雪芬的一招一式，观众们可以看到女战士慷慨赴死，女民兵英姿飒爽，女知青豪情冲天，女支书须眉不让。李雪芬在这个晚上重点展示了她的高亢嗓音，战士们有组织地给她鼓掌，掌声整齐而又有力，使人想起接受检阅的正步方阵。没有人注意到筱燕秋。其实戏演到一半，筱燕秋已经披着军大衣来到舞台了，一个人站立在大幕的内侧，冷冷地注视着舞台上的李雪芬。谁都没有注意到筱燕秋，谁都没有发现筱燕秋的脸色有多难看。厄运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降临了，它笼罩着筱燕秋，同时也笼罩着李雪

芬。《奔月》演完了。五次谢幕之后，李雪芬来到了后台，脸上洋溢着一种难以掩抑的飞扬神采。李雪芬就是在这个时候和筱燕秋在后台相遇了，面对面。一个热气腾腾，一个寒风飕飕。李雪芬一看见筱燕秋的脸色便主动迎了上去，左手拉着筱燕秋的右手，右手拉着筱燕秋的左手，说：“燕秋，都看了？”筱燕秋说：“看了。”李雪芬说：“还行吧？”筱燕秋却不开口。说话的工夫许多人已经走上来了，围在了她们的四周。李雪芬掀掉肩膀上的军大衣，说：“燕秋，我正想和你商量呢，你看看这样，这样，这句唱腔我们这样处理是不是更深刻一些，哎，这样。”李雪芬这么说着，手指已经跷成了兰花状，一挑眉毛，兀自唱了起来。艺人们都是知道的，同行是冤家，即使是师傅传艺，“宁教一声腔，不教一个字，宁教一个字，不教一口气”。可是李雪芬不。她把李派唱腔的一字一气毫无保留地演示给了筱燕秋。筱燕秋不声不响，只是望着李雪芬。人们站立在李雪芬和筱燕秋的四周围，默默地看着剧团里的两代青衣，一个德艺双馨，一个谦虚好学，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个令人感慨的一幕，这个令人心宽的一幕。但是筱燕秋的眼神很快就出了问题了，是那种极为不屑的样子。所有的人都看得出，燕秋这孩子的心气实在是太旺了，心里头不谦虚就算了，连目光都不谦虚了。李雪芬却浑然不觉，演示完了，李雪芬对着筱燕秋探讨性地说：“你看，这样，这才是旧社会的劳动妇女。我们这样处理，是不是好多了？”筱燕秋一直瞅着李雪芬，脸上的表情有些说不上来路。“挺好，”筱燕秋打断了李雪芬，笑着说，“只不过你今天忘了两样行头。”李雪芬一听这话就把双手捂在了身上，又捂到头上去，慌忙说：“我

忘了什么了？”筱燕秋停了好大一会儿，说：“一双草鞋，一把手枪。”大伙儿愣了一下，但随即就和李雪芬一起明白过来了。燕秋这孩子真是过分了，眼里不谦虚就不谦虚吧，怎么说嘴上也不该不谦虚的！筱燕秋微笑着望着李雪芬，看着热气腾腾的李雪芬一点一点地凉下去。李雪芬突然大声说：“你呢？你演的嫦娥算什么？丧门星、狐狸精，整个一花痴！关在月亮里头卖不出去的货！”李雪芬的脚尖一踮一踮的，再一次热气腾腾了。这一回一点一点凉下去的却是筱燕秋。筱燕秋似乎被什么东西击中了，鼻孔里吹的是北风，眼睛里飘的却是雪花。这时候一位剧务端过来一杯开水，打算给李雪芬焐焐手。筱燕秋顺手接过剧务手上的搪瓷杯，“呼”的一下浇在了李雪芬的脸上。

后台立即变成了捅开的马蜂窝。筱燕秋愣在原处，看着无序的身影在自己的面前急速穿梭，耳朵里充斥着慌乱的脚步声。脚步声轰隆轰隆的，从后台移向了过道，从过道移向了远处，最后变成了远处汽车的马达声。眨眼的工夫后台就空荡荡的了，而过道更空荡，像通往月亮的路。筱燕秋站立在原处，愣了好大一会儿，沿着寂静的过道拐进了化妆间。筱燕秋站在镜子面前，吃惊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直到这个时候筱燕秋才弄明白自己到底干了什么。她失神地望着自己的双手，一屁股坐在了化妆间的凳子上。

保温杯里的水到底有多烫，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事情的“性质”永远决定着事态的严峻程度。一心扶持筱燕秋的老团长气得晃起了脑袋，他把中指与食指并在一处，对着筱燕秋的鼻尖晃了十来下。老团长说：“你，你，你，你

你你你你呀——啊！”老团长急得都不会说话了，就会背戏文，“丧尽天良本不该，名利熏心你毁就毁在妒良才！”

“不是这样的。”筱燕秋说。

“又是哪样？”

“不是这样的。”筱燕秋泪汪汪地说。

老团长一拍桌子，说：“又是哪样？”

筱燕秋说：“真的不是这样的。”

筱燕秋离开了舞台。嫦娥的 A 角调到戏校任教去了，而 B 角则躺在医院不出来。《奔月》第二次熄火。“初放蕊即遭霜雪摧，二度梅却被冰雹擂。”《奔月》没那个命。

二

谁能想到《奔月》会遇上菩萨呢。

启动资金终于到账了。这些日子炳璋一直心事重重。他在等。没有烟厂的启动资金，《奔月》只能是水中月。其实炳璋只等了 11 天，可是炳璋就好像熬过了一个漫长的岁月。等钱的日子里炳璋发现，钱不只是数量，还是时光的长度。这年头钱这东西越来越古怪了。

但是，炳璋没有料到反对筱燕秋重新登台的力量如此巨大，预备会在筱燕秋能不能登台这个问题上僵持住了。炳璋把玩着手上的圆珠笔，一直在听。后来他把手上的圆珠笔丢到会议桌的桌面上，上身靠在了椅背。炳璋笑了笑，说：“你们还是让步吧，人家可是点了筱燕秋的名的。这年头给钱让步，不丢脸。”会议室里一片沉默。人们不说话。不说话虽说

还是反对，但通融的余地肯定就大了。幸亏李雪芬离开剧团开饭店去了，要不然，李派唱腔的高亢嗓音炳璋现在可是招架不住的。大伙儿继续沉默，不说是，也不说否。但无声有时就是默许。炳璋顺势利导，很含糊地说：“我看就这样了吧。”

然而，谁担纲 B 档，问题又来了。对一个演员来说，给当红演员做 B 档，本来就是一个寒碜人的角色，更何况又是筱燕秋的 B 档呢。还是老高出了一个好主意，B 档让筱燕秋自己在学生里头挑。筱燕秋忌妒心再重，再名欲熏心、利欲熏心，总不能和自己的弟子争风。大家都说好。可是老高接下来的一句话让炳璋心里不踏实了。老高说：“我看你们都白说，20 年过去了，筱燕秋也 40 岁的人了，她的嗓子还能不能扛得住？我看玄。”这句话让炳璋觉得自己真的疏忽了，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毕竟是 20 年哪。20 年，什么样的好钢不给你锈成渣？炳璋偷偷地叹了一口气。会议开来开去，在筱燕秋一个人的身上就纠缠了将近两个小时。这哪里是筹备？简直是回顾历史。没钱的时候想钱，钱来了却不知道怎么花。钱这东西不只是时光的长度，还有历史的脸色。钱这东西现在实在是太古怪了。

炳璋想听筱燕秋溜溜嗓子，这是必须的。要不然，烟厂的钱再多，还不如拿来卷鞭炮去放响呢。筱燕秋依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会议室，刚一落座，炳璋发现自己又冒失了。很空的会议室里头只有他们两个，炳璋坐在这头，筱燕秋坐在那头，中间隔了一张长长的椭圆桌，有些公事公办的意味。筱燕秋胖了，人却冷得很，像一台空调，凉飕飕地只会放冷气。炳璋打算先和筱燕秋谈一谈《奔月》的，可《奔月》是筱燕

秋永远的痛，炳璋越发不知道从哪儿开口了。

炳璋有几分惧怕筱燕秋。要是细说起来，炳璋比筱燕秋还大出一个辈分，不过筱燕秋的脾气戏校里头可是有名的。这个女人平时软绵绵的，一举一动都有些逆来顺受的意思，有点像水。但是，你要是一不小心冒犯了她，眨眼的工夫她就有可能结成了冰，寒光闪闪的，用一种愚蠢而又突发性的行为冲着你玉碎。所以戏校食堂里的师傅们都说，“吃油要吃色拉油，说话别找筱燕秋”。炳璋不知道怎么和筱燕秋挑开话题，就开始和筱燕秋聊。一会儿聊她的生活，一会儿聊她的教学、学生，还扯到了天气。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东扯西拽了几分钟，筱燕秋闷头闷脑地说：“你到底想和我说什么？”炳璋被堵住了，心里头一急，脱口说：“你亮个相吧。”筱燕秋望着炳璋，把两只胳膊放到桌面上来，抱成了一个半圆，却又看不出任何风吹草动。筱燕秋毫无表情地望着炳璋，突然说：“想听什么？是西皮《飞天》还是二黄《广寒宫》？”《飞天》和《广寒宫》是《奔月》里著名的唱腔选段，筱燕秋因为《奔月》倒了20年的霉，这刻儿主动把话题扯到《奔月》上去，无疑就有了一种挑衅的意思，有了一种子弹上膛的意思。炳璋本能地直了直上身，等着筱燕秋的唇枪舌剑。不过炳璋手里有牌，倒也没有过分担心。炳璋说：“那就来一段二黄。”筱燕秋站起身，离开座椅，拽了拽上衣的前下摆，又拽了拽上衣的后下摆，把目光放到窗户的外面去，凝神片刻，开始云手，运眼，依依呀呀地居然进了戏。她的嗓音还是那样地根深叶茂。炳璋还没有来得及诧异，一阵惊喜已经袭上了心头。一个贪婪而又充满悔恨的嫦娥已经站立在他的面前了。炳璋

闭上眼睛，把右手插进裤子的口袋，跷起了4只手指头，慢慢地敲了起来，一个板，三个眼，再一个板，再三个眼。

筱燕秋一口气唱了15分钟。炳璋睁开眼，眯起来，仔细详尽地打量起面前的这个女人。这段二黄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有极为复杂的表现难度，音域又那么宽，一个离开戏台20年的演员能把它一口气完成下来，答案只有一个，她一直没有丢。炳璋歪在椅子上头，没有动。但是，他在暗中唏嘘感叹了一回。20年，20年哪。炳璋有些百感交集，对筱燕秋说：“你怎么一直坚持下来了？”

“坚持什么？”筱燕秋说，“我还能坚持什么。”

炳璋说：“20年，不容易。”

“我没有坚持，”筱燕秋听懂炳璋的话了，仰起脸说，“我就是嫦娥。”

筱燕秋从炳璋的办公室里出来，人却恍惚了。这是10月里的一个日子，一个有风有阳光的日子，像春天。风和阳光都有些明媚，都有些荡漾，但是恍惚，像梦寐，萦绕在筱燕秋的周遭。筱燕秋踩着自己的身影，就这么在马路上游走。后来筱燕秋停下了脚步，迷迷糊糊朝四下打量。筱燕秋低下头，失神地看着自己的身影。现在正是午后，筱燕秋的影子很短，胖胖的，像一个侏儒。筱燕秋注视着自己的身影，夸张变形的身影臃肿得不成样子。仿佛泼在地上的一摊水。筱燕秋往前走了几步，地上的身影像一个巨大的蛤蟆那样也往前爬了几大步。筱燕秋突然凝神了，确信了这样一个事实：地上的身影才是自己，而自己的身体只是影子的附带物。人就是这样，都是在某一个孤独的刹那突然发现并认清了自己的。筱

燕秋的眼神再一次茫然了，伤心与绝望成了10月的风，从一个不确切的地方吹来，又飘到一个不确切的地方去了。

筱燕秋突然决定减肥，立即就减。

在命运出现转机的时候，女人们习惯于以减肥开启她们的崭新人生。筱燕秋叫了一辆红夏利，直奔人民医院而去。人民医院是筱燕秋的伤心之地。这么多年了，即使在肾脏闹得最厉害的日子，筱燕秋也没有到这家医院就诊过一次。她的命运其实就是在人民医院彻底改变的，或者说，她的内心就是在人民医院彻底被击垮的。李雪芬住院的第二天，筱燕秋就被老团长逼到人民医院来了。李雪芬躺在医院里发过话了，只有筱燕秋自我批评的“态度”让她满意，她才可以考虑“是不是放她一马”。老团长一心想保筱燕秋，这一点全团上下都是知道的。老团长亲手给筱燕秋写了一份检查，让她到医院里念。事态是明摆着的，筱燕秋必须在李雪芬的面前走好这个场，剩下来的话才能往下说。筱燕秋看完检查书，合起来，急了。她一急就更加愚蠢。筱燕秋拼命地辩解说：“我没有嫉妒她，我不是故意想毁了她。”老团长盯着筱燕秋，到了这样的光景这孩子的心气还这么旺，老团长的眼睛都气红了。就想抽她一耳光，怔了好半天又下不了手。老团长甩开了胳膊，大声说：“大牢我呆过7年，我可不想到那地方去看你！”筱燕秋望着老团长的身影，她从老团长的背影里头看清了自己潜在的厄运。

筱燕秋还是到人民医院去了。李雪芬躺在床上，脸上蒙着一块很大的白纱布。团里的领导都在，《奔月》的主创也在，高高矮矮站了一屋子。筱燕秋把两手叉在小肚子前面，走到

李雪芬的床前，耷拉着两只眼皮。她看着自己的脚尖，开始骂。她把自己的祖宗八代里里外外都骂了一遍，骂成了一摊屎。骂完了，病房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李雪芬在纱布的后面干咳了一声。气氛顿时压抑了。没有人好说什么。李雪芬到现在都没有把筱燕秋告到公安局去，已经算对得起她了。筱燕秋承受不了这样的压抑，泪汪汪地四处找人。老团长站在门框的旁边，对她瞪起了眼睛。筱燕秋没有退路了，她慢腾腾地从口袋里掏出检查书，一层一层地打开来，开始念。筱燕秋像油印打字机那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念完了，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检查书的内容最终肯定了检查者的“态度”。李雪芬把脸上的纱布掀开来，她的脸上紫红了一大块，涂着一层油亮亮的膏。李雪芬接过检查书，拉起筱燕秋的手，笑着说：“燕秋，你还年轻，心胸要宽，可不能再这样了。”筱燕秋看到了李雪芬的笑。还没看清，李雪芬却又把脸盖上了。筱燕秋感到李雪芬的笑容才是一杯水，并不烫，浇在了筱燕秋的心坎上。“嗞”的一下，筱燕秋如焰的心气就彻底熄灭了。

筱燕秋走出病房的时候满天都是大太阳。她走到楼梯口，站在扶手的旁边停下了脚步，转过头来。她看到了老团长如释重负的叹息。老团长对她点了点头。筱燕秋就那么望着老团长，突然也笑了一下，可是没能收住。她笑出了声来，一阵一阵的，两个肩头一耸一耸的，像戏台上须生或者花脸才有的狂笑。许多人都听到了筱燕秋出格的动静，他们从病房里探出脑袋，一起望着筱燕秋。筱燕秋就知道傻笑，膝盖一软，顺着楼梯的沿口一头栽了下去，从四楼一直滚到了三楼

半。大伙儿跟下来，筱燕秋趴在水磨石地板上，听见老团长不停地对众人说：“态度还是好的，态度还是深刻的。”

都 20 年了。筱燕秋挂的是内分泌科，开过药，筱燕秋特地绕到了后院。20 年了，筱燕秋远远地看见了那座病房楼。一些人在那里进进出出。楼已经不是老样子了，墙面贴上了马赛克，但是屋顶、窗户和过廊一如过去，这一来又似乎还是老样子。筱燕秋立在那里，发现生活并不像常人所说的那样，在伸向未来，而是直指过去。至少，在框架结构上是这样的。

筱燕秋比平时到家晚了近一个小时，女儿已经趴在餐桌上做作业了。筱燕秋打开门，丈夫正歪在沙发里头看电视，电视只有画面，没有声音。筱燕秋提着人民医院的药袋，懒懒地倚在了门框上，疲惫地看着自己的丈夫。丈夫从筱燕秋的神情里头感到了某些异样，连忙走上来。筱燕秋把药袋递到丈夫的手上，一径往卧室去，进了卧室就把卧室的门反关上了。丈夫把目光从筱燕秋的身上移到药袋里面，疑疑惑惑地掏出药盒子，反过来复过去地看。药盒子上全是外文，一副看不到底又望不到边的样子，这一来事态就进一步严峻了。丈夫从药盒子上预感到了大难，匆忙跟进卧室。刚一进门筱燕秋便扑在了他的身上，胳膊箍住他的脖子，用力往里收。她的腹部贴在他的腹部，一吸一吸的。他感到了她的努力。她用力忍着，一种强烈而又迅猛的伤恸。丈夫手里的药袋掉在了地上，大祸真的临头了。丈夫的身体向后退了一步，“咚”的一声，卧室的门重又关死了。丈夫就那么拥着自己的妻子，毁灭性的念头在脑袋里串来串去。筱燕秋终于开口了，她哭着说：“面瓜，我又上台了。”面瓜似乎没听清，拨过筱燕秋

的脑袋，用那种侥幸的和将信将疑的目光再一次打量妻子。筱燕秋说：“我又能上台了。”面瓜一把把筱燕秋推开了，惊魂未定，脱口说：“至于嘛，你！弄成这样！”筱燕秋有些不好意思，瞥了一眼面瓜，笑了笑，却不停地掉泪，自语说：“我就是难过。”面瓜打开门，准备给妻子热晚饭，女儿却怯生生地堵在房门口。面瓜逃出了假想中的劫难，骨头都轻了，故意拉下脸来，粗声恶气地说：“做作业去！”

筱燕秋把面瓜拉住了，对女儿招了招手，示意女儿过来。她让女儿坐到自己的身边，端详起自己的女儿。女儿一点都不像自己，骨骼大得要命，方方正正的，全像她老子。但是筱燕秋今天晚上觉得自己的女儿特别地耐看，细细地推敲起来还是像自己，只是放大了一号。面瓜又要上厨房，筱燕秋说：“你不要做，我要减肥。”面瓜站在卧室的门口，不解地说：“你肥什么？我什么时候说你肥了。”筱燕秋把巴掌放到女儿的头顶上去，说：“你不嫌我肥，观众可不承认嫦娥是个胖婆娘。”

幸运的夫妻最急着要做的事情就是命令孩子上床。等孩子入睡了，他们好回到自己的床上，开始他们的庆典。幸福的夜晚都是宁静似水的，但又是轰轰烈烈的。这个夜晚实在让面瓜喜出望外，他上上下下地忙，里里外外地忙，进进出出地忙。都不知道怎么好了。

面瓜是一个交通警察，从部队上下来的，五大三粗，就是不活络。说起婚姻，面瓜最大的愿望也就是娶上一位国营企业的正式女工。面瓜做梦也没有想到著名的美人嫦娥会成为自己的老婆。真的像一个梦。

面瓜的婚姻算得上一桩老式婚姻，没有一丝一毫的新鲜花样。先是由介绍人在公园的一棵柳树下面介绍他们认识了。接下来便是“谈”。“谈”了一些日子，匆匆便步入了洞房。

这时的筱燕秋绝对是一个冰美人。她在公园鹅卵石的路面上不像一个行人，而更像一个梦游者，一个失魂的走尸。不过女人的落魄不仅没有妨碍女人的美丽，反而让她们炫目起来了。对于年轻而又漂亮的女人来说，落魄会赋予她们额外的魅力，在体貌的姣好之外，附带有一种气息的美——那种让人怦然心动的、招人怜爱的异质。面瓜一见到筱燕秋两只手就凉了，心口也凉了。筱燕秋一身寒气，凛凛的，像一块冰，要不像一块玻璃。面瓜顿时就自惭形秽了。面瓜甚至在暗中抱怨起介绍人来了，再怎么说他面瓜也配不上这样亮晶晶的美人的。面瓜小心翼翼地陪着筱燕秋沿着鹅卵石的路面往前走，筱燕秋不说话，面瓜就更不敢说了。最初的那些日子面瓜不是“谈”恋爱，简直是受罪。然而，这份罪受起来又有一分说不出来的甜蜜。筱燕秋还是那么凛凛的，魂不守舍的，瞳孔里虚散着目光的。面瓜起初以为筱燕秋看不上他，可是又不像。只要面瓜约她，筱燕秋总是会病歪歪地准时到达的。面瓜一点都不知道筱燕秋现在的心思，筱燕秋中了邪了，她铁定了心思一心要把自己嫁出去，越快越好。但是筱燕秋却又不好好“谈”。她不说话，就知道和面瓜一起走。面瓜在筱燕秋的面前自卑得要了命，一点想像力都没有了。他反反复复地把筱燕秋约到公园的那条鹅卵石路上去，——既然他们是在那儿认识的，他们的“恋爱”就只能和必须在那儿“谈”了。筱燕秋从来不问心思以外的事，她只是面瓜的

影子。面瓜怎么走她怎么走，面瓜往哪儿走她往哪儿走。其实面瓜也不知道往哪儿走，但是第一次既然那么走了，第二次当然也那样走。以此类推。他们每一次都走相同的路，以同样的方向向同样的地方走去，在同一个地方拐弯，在同一个地方休息，走完了，在同一个地方分手。然后，面瓜说同样的话，约好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局面的改变起源于一次意外。那一天筱燕秋的鞋后跟意外地在鹅卵石的路面上崴了一下，忽悠一下倒在了地上。在此以前筱燕秋一直斜着头，看着天上的月亮。她的鞋跟一定踩到了鹅卵石路上的罅隙，脚踝迅速地朝外一撇，说倒就倒下去了。面瓜的脸色吓得比月光还要白。面瓜天生的慢性子，是那种火上了头顶也能够不紧不慢地迈动四方步的男人。面瓜乱了。面瓜在手忙脚乱的时候愈发不知所措。他慌慌张张地把筱燕秋送进医院，慌慌张张地把筱燕秋送到了家中。筱燕秋脚踝肿起来了，青紫了一大块，肘部也蹭掉了一块皮。

筱燕秋对自己的受伤一点都没有在意。受伤的似乎是别人，她只不过是一个旁观者，偶然看见的罢了。她那种事不关己的样子使你相信，即使有人把她的脑袋砍下来，放在了桌面上，她也能镇定自若的，不慌不忙地眨巴她的眼睛。

疼的是面瓜。面瓜在疼。面瓜望着筱燕秋脚脖子，不敢看筱燕秋的眼睛。后来他到底偷看了一眼筱燕秋，目光立即又避开了。面瓜说：“还疼么？”面瓜的声音很小，但是筱燕秋听见了。筱燕秋不是一块玻璃，而是一块冰。只是一冰块。此时此刻，她可以在冰天雪地之中纹丝不动，然而，最承受不得的恰恰是温暖。即使是巴掌里的那么一丁点余温也

足以使她全线崩溃、彻底消融。面瓜木头木脑的，痛心地说：“我们还是别谈了吧，我把你摔成这种样子。”筱燕秋冷冷地望着面瓜，面瓜木头木脑的，扯不上边地胡乱自责。可胡乱的自责不是怜香惜玉又是什么？筱燕秋的心潮突然就是一阵起伏，汹涌起来了，所有的伤心一起汪了开来。坚硬的冰块一点一点地、却又是迅猛无比地崩溃了、融化了。收都来不及收。不能自己。不可挽回。她一把拉住面瓜的手，她想叫面瓜的名字，但是没有能够，筱燕秋已经失声痛哭了她拼了命地哭，声音那么大，那么响，全然不顾了脸面。面瓜吓得想逃，没能逃掉。筱燕秋死死地拽住了面瓜，面瓜没有能够逃掉。

筱燕秋和面瓜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大哭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某种时候，女人为谁而哭，她就为谁而生。

戏校的筱燕秋老师匆匆忙忙把自己嫁了出去。筱燕秋置身于大海，面瓜是她惟一的独木舟。在筱燕秋看来，这桩婚姻过了此村就再无此店了。面瓜是令人满意的，是那种典型过日子的男人，顾家、安稳、体贴、耐苦，还有那么一点自私。筱燕秋还图什么？不就是一个过日子的男人么？面瓜惟一的缺点就是床上贪了些，有点像贪食的孩子，不吃到弯不下腰是不肯离开餐桌的。不过这又算什么缺点呢？筱燕秋只是有点弄不明白，床上就那么一点事，每次也就是那么几个动作，又有什么意思？面瓜哪里来的那么大兴致，每一次都像吃苦，把自己累成那样。但是面瓜是疼老婆的，他在一次房事过后这样肉麻地对老婆说：“只要没有女儿，你就是我的女儿。”面瓜的这句呆话让筱燕秋足足想了一个多星期。床上

的事筱燕秋不太喜欢做，想起来有时候反而倒是蛮好的。

这个晚上是筱燕秋命令女儿上床的。面瓜从妻子垂挂着的睫毛上猜到了这个晚上精彩的压轴戏。结婚这么多年了，每一次做爱都是面瓜巴结着筱燕秋，都是面瓜死皮赖脸的，今天的光景还是头一次。筱燕秋在女儿的床边轻声喊了一声女儿，女儿那边没有了动静。面瓜站在客厅里头就高兴，又是转圈，又是搓手。后来筱燕秋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默默地脱光了，钻进了被窝。再后来筱燕秋从被窝里伸出了一只胳膊，五根手指挂在那儿。筱燕秋对面瓜说：“面瓜，来。”

这个晚上的筱燕秋近乎浪荡。她积极而又努力，甚至还有点奉承。她像盛夏狂风中的芭蕉，舒张开来了，铺展开来了，恣意地翻卷、颠簸。筱燕秋不停地说话，好些话说得都过分了，又不敢大声，一字一句都通了电。她急促地换气，紧贴着面瓜的耳边，痛苦地请求：“要喊，面瓜。我想喊，面瓜。”筱燕秋像换了一个人，陌生了。这是好日子真正开始的征候。面瓜心花怒放，心旌摇荡，忘乎所以。面瓜疯了，而筱燕秋更疯。

三

炳璋算过一笔账，决定从启动资金里拿出一部分来请烟厂老板一次客。要想把这顿饭吃得像个样，费用虽说不会低，这笔费用也许还能从烟厂那边补回来的。现在，关键中的关键是必须让老板开心。他开心了，剧团才能开心。过去的工作重点是把领导哄高兴了，如今呢，光有这一条就不够了。作

为一个剧团的当家人，一手挠领导的痒，一手挠老板的痒，这才称得上两手都要抓。把老板请来，再把头头脑脑请来，顺便叫几个记者，事情就有个开头的样子了。人多了也好，热闹。只要有一盆好底料，七荤八素全可以往火锅里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的。炳璋不想革命，就想办事。办事还真的是请客吃饭。

烟厂的老板成了这次宴请的中心。这样的人天生就是中心。炳璋整个晚上都陪着笑，有几次实在是笑累了，炳璋特意到卫生间里头歇了一会儿。他用巴掌把自己的颧骨那一块揉了揉，免得太僵硬，弄得跟假笑似的。卖东西要打假，笑容和表情同样要打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炳璋原以为启动资金到账之后他能够轻松一点的，相反，炳璋更紧张、更焦虑了。这么多年了，剧团没法上戏，一直干耗着，说过来居然也过来了。剧团不是美术家协会，不是作家协会，那些协会里的人老了，一个人呆在家里，写几块招牌、画几根腊梅、几串葡萄，再不就到晚报上骂骂人，跷胳膊抬腿都有银子跟着来。一句话，那些人都是越老越值钱的。剧团不一样，再好的演员一个人呆在家里也唱不来一台戏。当然了，为住房和职称找领导除外，在住房和职称面前，出色的演员一个人就能将生旦净末丑全部反串一遍。演戏这个行当说到底又与别的不同，不论是说唱念打还是吹拉弹奏，扛的是“艺术家”这块招牌，做的终究是体力活儿，吃的还是身体这碗饭，一到岁数身子骨就破了。他们的破身子骨全是沙漠，一盆水浇下去，不要说看不见水漂，就连“嗞”的一声都没有。他们挣不来一分钱，耗起银子来却是老将出马，

一个顶俩。炳璋就愁钱。炳璋感到自己不只是一个剧团的团长，都快成商人了，就等着资本全部到位。炳璋想起了当年在学习班上听来的一句话，是一位领袖的著名格言：资本来到世上，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话对。资本就是流淌的血，肮脏不肮脏事后再说。剧团等着这滴血，靠着这滴血，生产、生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急命呢。炳璋就等着《奔月》上马，越快越好。夜长了难免梦多。钱哪，钱哪。

宴会在老板和筱燕秋认识的那一刻达到高潮，这就是说，晚宴从头到尾都是高潮。宴会尚未开始，炳璋便把筱燕秋十分隆重地领了出来，十分隆重地叫到了老板的面前。这次见面对老板来说只是一次交际，也可以说，是一次娱乐活动。然而，它是筱燕秋一生中的一件大事。筱燕秋的后半生如何，完全取决于这次见面。筱燕秋得到宴会通知的时候不仅没有开心，相反，她的心中涌上了无边的惶恐，立即想起了前辈青衣、李雪芬的老师柳若冰。柳若冰是 50 年代戏剧舞台中最著名的美人，“文革”开始之后第一个倒霉的名角。她去世之前的一段往事曾经在剧团里头广为流传，那是 1971 年的事了，一位已经做到副军长的戏迷终于打听到当年偶像的下落了，副军长的警卫战士钻到了戏台的木地板下面，拖出了柳若冰。柳若冰丑得像一个妖怪。裤管上粘满了干结的大便和月经的紫斑。副军长远远地看着柳若冰，只看了一眼，副军长就爬上他的军用吉普车了。副军长上车之前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不能为了图名气而弄脏了自己。”筱燕秋捏着炳璋的请柬，毫无道理地想起了柳若冰。她坐在美容院的大镜子面前，用她

半个月的工资精心地装潢她自己。美容师的手指非常柔和，但她感到了疼。筱燕秋觉得自己不是在美容，而是在对着自己用刑。男人喜欢和男人斗，女人呢，一生要做的事情就是和自己做斗争。

老板在筱燕秋的面前没有傲慢，相反，还有些谦恭。他喊筱燕秋“老师”，用巴掌再三再四地请筱燕秋老师坐上座。老板并不把文化局的头头们放在眼里，但是，他尊重艺术，尊重艺术家。筱燕秋几乎是被劫持到上座上来的。她的左首是局长，右首是老板，对面又坐着自己的团长，都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大人物，不可避免地有点局促。筱燕秋正减着肥，吃得少，看上去就有点像怯场了，一点都没有20年前头牌青衣的举止与做派。好在老板并没有要她说什么。老板一个人说。他打着手势，沉着而又热烈地回顾过去。他说自己一直是筱燕秋老师的崇拜者，20年前就是筱燕秋老师的追星族了。筱燕秋很礼貌地微笑着，不停地用小拇指捋耳后的头发，以示谦虚和不敢当。但是老板回忆起《奔月》巡回演出的许多场次来了。老板说，那时候他还在乡下，年轻，无聊，没事干，一天到晚跟在《奔月》的剧组后面，在全省各地四处转悠。他还回忆起了一则花絮，筱燕秋那一回感冒了，演到第三场的时候居然在舞台上连着咳嗽了两声，——台下没有喝倒彩，而是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老板说到这儿的时候酒席上安静了。老板侧过头，看着筱燕秋，总结说：“那里头就有我的掌声。”酒席上的人们笑了，同时响起了掌声。老板拍了几下巴掌。这掌声是愉快的，鼓舞人心的，还是继往开来的，相见恨晚和同喜同乐的。大伙儿一起干了杯。

老板还在聊。语气是推心置腹的，谈家常的。他聊起了国际态势，WTO，科索沃，车臣，香港，澳门，改革与开放，前途还有坎坷；聊起了戏曲的市场化与产业化；聊起了戏曲与老百姓的喜闻乐见。他聊得很好。在座的人都在严肃地咀嚼，点头。就好像这些问题一直缠绕在他们的心坎上，是他们的衣食住行、油盐酱醋；就好像他们为这些问题曾经伤神再三，就是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好了，水落石出、大路通天了。答案终于有了，豁然开朗了，找到出路了。大伙儿又干了杯，为人类、国家以及戏剧的未来一起松了一口气。

炳璋一直望着老板。自从认识老板以来，他对老板一直都心存感激，但在骨子里头，炳璋瞧不起这个人。现在不同。炳璋对老板刮目相看了。老板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还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兼政治家。如果爆发战争，他也许就是一个出色的战略家和军事指挥家。一句话，他是伟人。炳璋有些激动，没头没脑地说：“下次人代会改选市长，我投厂长一票！”老板没有接他的话茬儿，点烟，做了一个意义不明的手势，把话题重新转移到筱燕秋的身上来了。

话题到了筱燕秋的身上老板更机敏了，更睿智也更有趣了。老板的年纪其实和筱燕秋差不多，然而，他更像一个长者。他的关心、崇敬、亲切都充满了长者的意味，然而又是充满活力的、男人式的、世俗化的、把自己放在民间与平民立场上的，因而也就更亲切、更平等了。这种平等使筱燕秋如沐春风，人也自信、舒展了。筱燕秋对自己开始有了几分把握，开始和老板说一些闲话。几句话下来老板的额头都亮了，眼睛也有了光芒。他看着筱燕秋，说话的语速明显有些

快，一边说话一边接受别人的敬酒。从酒席开始到现在，他一杯又一杯的，来者不拒，酒到杯干，差不多已经是一斤五粮液下了肚了。老板现在只和筱燕秋一个人说，旁若无人。酒到了这个份儿上炳璋不可能没有一点担忧，许多成功的宴席就是坏在最后的两三杯上，就是坏在漂亮女人的一两句话上。炳璋开始担心，害怕老板过了量。成功体面的男人在女演员的面前被酒弄得不可收拾，这样的场面炳璋见得实在是太多了。炳璋就害怕老板冒出什么唐突的话来，更害怕老板做出什么唐突的举动。他非常担心，许多伟人都是在事态的后期犯了错误，而这样的错误损害的恰恰正是伟人自己。炳璋害怕老板不能善终，开始看表。老板视而不见，却掏出香烟，递到了筱燕秋的面前。这个举动轻薄了。炳璋看在眼里，咽了一口，知道老板喝多了，有些把持不住。炳璋看着面前的酒杯，紧张地思忖着如何收好今晚这个场，如何让老板尽兴而归，同时又能让筱燕秋脱开这个身。许多人都看出了炳璋的心思，连筱燕秋都看出来了。筱燕秋对老板笑笑，说：“我不能吸烟的。”老板点点头，自己燃上了，说：“可惜了，你不肯给我到月亮上做广告。”大伙儿愣了一下，接下来就是一阵哄笑。这话其实并不好笑，但是，伟人的废话有时候就等于幽默。

哄笑之中老板却起身了，说：“今天我很高兴。”这句话是带有总结性的。老板朝远处招招手，叫过司机，说：“不早了，你送筱燕秋老师回家。”炳璋吃惊地看了一眼老板，炳璋担心他会在筱燕秋面前纠缠的，但是没有，老板举止恰当，言谈自如，一副与酒无关的样子，就好像一斤五粮液不是被他

喝到肚子里去了，而是放在裤子的口袋里面。老板实在是酒席上的大师，酒量过人，见好就收。整个晚宴凤头、猪肚、豹尾，称得上一台好戏。倒是筱燕秋有些始料不及，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筱燕秋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慌忙说：“我有自行车。”老板说：“哪有大艺术家骑自行车的。”老板一边坚持着“请”的手势，一边关照司机回头来接他。筱燕秋瞥了老板一眼，只好跟着司机往门口去。她在走向门口的时候知道许多眼睛都在看她，便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走路的姿势上，感觉有些别扭，甚至都不会走路了。好在没有人看出这一点。人们望着筱燕秋的背影，她的背影给人以身价百倍的印象。这个女人的人气说旺就旺了。

老板转过身来，和局长闲聊，请局长得空的时候到他们厂去转转。炳璋插进来，抢过话茬儿，说：“老板好酒量，好酒量！”他一口气把这句话重复了四五遍。炳璋自己也弄不懂为什么逮着老板的酒量不要命地死奉承，听上去好像心里有什么疙瘩，受了什么惊吓似的。老板莞尔而笑，笑而不答，掐烟的工夫又一次把话题岔开了。

四

老话是对的，好运气想找你，就算你关上大门它也会侧着身子从门缝里钻进来。这年头好运气并不玄乎，说白了，就是钱。只有钱才能够侧着身子从门缝里钻来钻去的。烟厂的老板算什么？这年头大街上的老板比春天的燕子多，比秋天的蚂蚱多，比夏天的蚊子多，比冬天的雪花多。然而，烟厂

的老板有钱，又不是他自己的，这就齐了。可是，剧团和戏校里的人们真正羡慕的倒不是筱燕秋，而是春来。春来这个小丫头这一回真的是撞上大运了。

春来 11 岁走进戏校，从二年级到七年级一直跟在筱燕秋的身后，知道筱燕秋的人都知道，春来不仅仅只是筱燕秋的学生，简直就是筱燕秋的宝贝女儿。春来最初学的并不是青衣，而是花旦，是筱燕秋厚着脸皮硬把她拽到自己的身边的。青衣与花旦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当，只不过现在喜欢看戏的人少了，许多人都习惯于把戏台上的年轻女性统统称之为“花旦”。这种混淆局面的形成固然是后来的戏迷们功夫不到，但是，要是真的细究起来，这笔账还要记到著名大师梅兰芳的头上。梅老板博大精深，他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把青衣与花旦的唱腔与表演程式杂糅在了一起，创建了一种有别于青衣同时又有别于花旦的新行当，也就是“花衫”。“花衫”行当的出现体现了梅老板的求新与创造的精神，也给后来的人们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人们对青衣与花旦的区分也就再也不那么顶真，不那么严格了。比如说，当初所谓的“四大名旦”，这个统称其实就十分马虎，贴切的说法应当是“两大名旦，两大青衣”。好在所有的剧种都一起没落了，分不清青衣花旦也不算什么芝麻大的事。可是，话还得反过来说，对于学戏和演戏的人来说，这可是一点含混不得的，青衣就是青衣，花旦就是花旦。它们的唱腔、道白、行头、台步、表演程式隔着九九艳阳天，真的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永远弄不到一起去。

春来想学花旦有她的理由。就说道白，花旦的道白用的

是清亮的京腔，而青衣的韵白则拖声拖气的，在没有翻译、不打字幕的情况下，比看盗版碟片还要吃力，一句话，青衣的韵腔道白说的整个就不是人话。唱腔就更不一样了，花旦唱起来利索、爽朗，接近于捏着嗓子的流行歌曲，还歪着脑袋一蹦三跳，又活泼，又可爱，像一只叽叽喳喳的小麻雀。青衣则不同，就那么一个字，她也要依依呀呀的，一步三晃的，一手捂着小肚子，一手比画着，在那儿晃悠着，跷着个小指头，慢慢地哼，等你上完了厕所，把该尿的尿了，该拉的拉了，前前后后擦完了，一回头，那个字还没唱完呢。戏剧如此不景气，喜欢青衣的也就剩下那么几个离休老干部了。许多当红青衣都走下舞台了，不是穿上漆黑的皮夹克站在麦克风前面乱了头发狮吼，就是在电视连续剧里头演一回二奶，演一回小蜜。好歹也能到晚报的文化版上“文化”那么一下子。青衣说到底不能和花旦比，现在的晚会那么多，笑星歌星们再闹腾，民族文化总是要弘扬的，国粹总是要保留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之后，最次也得来个“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花旦的出路比青衣多少要好一些，要不然，人们也不会把剧团戏称为“蛋窝”的。

春来是在三年级的下学期改学的青衣。春来这孩子说话的噪音和筱燕秋并不像，可是，一开腔，春来的唱腔简直就是另一个筱燕秋。戏校的老师们开玩笑说，春来的嗓子天生就是和筱燕秋唱对台戏的料。筱燕秋和春来商量，让她放弃花旦，改学青衣。春来不肯。商量来商量去，春来就是不肯。筱燕秋急了，筱燕秋的那句名言至今还是戏校里的一个笑话，一个笑柄。筱燕秋一急，拉下了脸来，对春来说：“你要是不

肯拜我为师，我就拜你，我拜你做我的学生，你答应不答应？”做老师的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春来还敢说什么？

戏校的人们还记得春来刚到戏校时的模样，一口浓重的乡下口音，衣袖和裤腿都短得要命，袜子的上方还留了一截小腿肚。那时的春来一到冬天两只腮帮总是皴着的，裂了好几道红颜色的口子。没有人会相信春来能脱落成今天的这副模样，什么叫女大十八变？春来就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一个最具感召力的例子。谁能想到筱燕秋能有今天？谁能想到春来能赶上这趟车？

筱燕秋在戏校呆了20年了，教了那么多学生，细细排下来，却没有一个能唱出来的。大红大紫就不说了，显一下山露一下水的都没有过。这样的局面给筱燕秋带来了十分强烈的失败感。筱燕秋对自己是彻底死了心了，然而，毕竟又没有死透。一个人可以有多种痛，最大的痛叫做不甘。筱燕秋不甘。30岁生日那一天筱燕秋就知道自己死了，10年里头筱燕秋每天都站在镜子面前，亲眼目睹着自己一天一天老下去，亲眼目睹着著名的“嫦娥”一天一天地死去。她无能为力。焦虑的过程加速了这种死亡。用手拽都拽不住，用指甲抠都抠不住。说到底时光对女人太残酷，对女人心太硬，手太狠。30岁，我的亲爹，我的亲娘。30岁生日那一天筱燕秋头一回喝了酒，不到二两。筱燕秋醉得不成样子。酒后的筱燕秋握着剪刀把厨房里的围裙剪成了两块。她把两块白布捏在手上，权当了水袖。筱燕秋挥舞着油迹斑斑的围裙，跌跌撞撞，油盐酱醋的罐子倒了一厨房，咣咣当当的，碎了一厨房。她的手不知道被什么碎片刮破了，鲜红的血液流淌在水袖上，红白

相间的围裙在半空中抛上去，又落下来，再抛上去，再落下来。面瓜冲进了厨房，抱住了筱燕秋，筱燕秋愣愣地盯着面瓜，喊面瓜“亲娘”。筱燕秋用纯正的韵腔对着面瓜念起了道白：“亲——娘——啊——啊！”面瓜知道筱燕秋醉了。面瓜担心妻子的叫喊传播出去，他把带血的围裙堵在了筱燕秋的嘴上。筱燕秋的嘴巴给堵紧了，腹部却激荡了起来，一挺一挺的，嗓子里发出母兽的呼噜声。面瓜心疼万分，不住地喊燕秋的名字。筱燕秋侧过头，回望着面瓜，叫不出声。然而，她的腹部还在叫，面瓜看得见。她用她的腹部一遍又一遍地呼喊：“亲、娘、啊、啊、啊、啊！”

“千生万旦，难求一净”，这是旧时的艺人留下来的古话了。其实这话不对。筱燕秋从一开始就不能同意这句话。生、旦、净、末、丑，唱花脸的固然难求一个，然而，没有一个行当的演员可以成千上万地一抓一把。自古到今，唱青衣的成百上千，真正把青衣唱出意思来的，真正领悟了青衣的意蕴的，也就那么几个。唱青衣固然要有上好的嗓音，上好的身段——可是好嗓音算得了什么？好身段又算得了什么？出色的青衣最大的本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哪怕你是一个七尺须眉，只要你投了青衣的胎，你的骨头就再也不能是泥捏的，只能是水做的，飘到任何一个码头你都是一朵雨做的云。戏台上的青衣不是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甚至不是性别，而是一种抽象的意味，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立意，一种方法，一种生命里的上上根器。女人说到底不是长成的，不是岁月的结果，不是婚姻、生育、哺乳的生理阶段。女人就是女人。她学不来也赶不走。青衣是接近于虚无的女人，或

者说，青衣是女人中的女人，是女人的极致境界。青衣还是女人的试金石，是女人，即使你站在戏台上，在唱，在运眼，在运手，所谓的“表演”、“做戏”也不过是日常生活里的基本动态，让你觉得生活就是如此这般的——话就是那样说的，路就是那样走的；不是女人，哪怕你坐在自家的沙发上，床上，你都是一个拙巴的戏子，你都在“演”，演也演不像，越演越不像人。与此相应的是，花脸则是一个绝对的男人，或者说，是绝对男人的绝对侧面。男人就应当是简单的，所有的身心只是一张脸谱，简单到夸张的程度，简单到恒久与一成不变的程度。所以，戏的衰退首先是男人与女人的携手衰退。是种性的一天不如一天。

老天爷创造出一个花脸不容易，老天爷创造出一个青衣同样不容易。筱燕秋是其中的一个，其中的另一个则是春来。

春来的出现让筱燕秋看到了希望。春来是“嫦娥”能够活在这个世上最充分的理由。筱燕秋宛如一个绝望的寡妇，拉扯着惟一的孩子。只要有春来，筱燕秋的香火终究可以续上了，这是老天爷对筱燕秋的最后一点补贴，最后一点安慰。春来刚过了17岁，严格地说，还是一个女孩子。但是春来从来就不是女孩子，她天生就是一个女人，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一个风月无边的女人，一个她看你一眼就让你百结愁肠的女人。这不是早熟，只能说，它与生俱来。春来在17岁的这个夏天就此步入了青衣的黄金年段，身段该有的都有，该没的都没。腰肢里头流宕着一股天成的婀娜态，风流态。春来的一双眼睛里头有一种独特而美妙的神采，她看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看，而是盼顾，左盼盼，右顾顾，

有股美目盼兮的意思，有股依依不舍的意思，还有股此怨不知所从何来的意思。春来运动的眼珠就像戏台上的运眼，她有一种将最戏剧化的程式还原到生活中来的禀赋，她同时还有一种将最日常化的动态提升到戏台上的异质。而春来的变声期也是格外地顺利，居然没怎么在意说过去就过去了，许多演员过不了变声期这么一个鬼门关，昨晚上洗澡的时候还好好的，一觉睡来，好嗓子已经被鬼偷走了。

春来这孩子命好。所有的一切好像都是给她预备好了的。虽说只是嫦娥的 B 档，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二郎神的灵光已经照亮春来了。

五

一部戏总是从唱腔戏开始。说唱腔俗称说戏，你先得把预设中一部戏打烂了，变成无数的局部、细节，把一部戏中戏剧人物的一恨、一怒、一喜、一悲、一伤、一哀、一枯、一荣，变成一字、一音、一腔、一调、一颦、一笑、一个回眸、一个亮相、一个水袖、一句话，变成一个又一个说、唱、念、打，然后，再把它组装起来，磨合起来，还原成一段念白，一段唱腔。说戏过后，排练阶段才算真正开始。首先是连排。一个人成不了一台戏，“戏”首先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多的演员挤在一个戏台上，演员与演员之间就必须沟通、配合、交流、照应，这样的完善过程也就是连排。连排完了还不行。演员的唱腔、造型还得与乐队、锣鼓家伙形成默契，没有吹、拉、弹、奏、打，那还叫什么戏？把吹、拉、弹、奏、打一同糅

合进去，这就是所谓的响排了。响排过了还得排，也就是彩排。彩排接近于实弹演习，是面对着虚拟中的观众进行的一次公演，该包头的得包头，该勾脸的得勾脸，一切都得按实地演出的模样细细地走场。彩排过去了，一出大戏的大幕才能拉得开。

几乎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从说唱腔的第一天开始，筱燕秋就流露出了过于刻苦、过于卖命的迹象。筱燕秋的戏虽说没有丢，但毕竟是40岁的人了，毕竟是20年不登台了，她的那种卖命就和年轻人的莽撞有所不同，仿佛东流的一江春水，在入海口的前沿拼命地迂回、盘旋，巨大的漩涡显示出无力回天的笨拙、凝重。那是一种吃力的挣扎、虚假的反溯，说到底那只是一种身不由己的下滑、流淌。时光的流逝真的像水往低处流，无论你怎么努力，它都会把覆水难收的残败局面呈现给你。让你竭尽全力地拽住牛的尾巴，再缓缓地被牛拖下水去。

截至到说戏阶段，筱燕秋已经从自己的身上成功地减去了4.5公斤的体重。筱燕秋不是在“减”肥，说得准确一些，是抠。筱燕秋热切而又痛楚地用自己的指甲一点一点地把体重往外抠，往外挖。这是一场战争，一场隐蔽的、没有硝烟的、只有杀伤的战争。筱燕秋的身体现在就是筱燕秋的敌人，她以一种复仇的疯狂针对着自己的身体进行地毯式轰炸，一边轰炸一边监控。减肥的日子里头筱燕秋不仅仅是一架轰炸机，还是一个出色的狙击手。筱燕秋端着她的狙击步枪，全神贯注，密切注视着自己的身体。身体现在成了她的终极标靶，一有风吹草动筱燕秋就会毫不犹豫地扣动她的扳机。筱

燕秋每天晚上都要站到磅秤上去，她对每一天的要求都是具体而又严格的：好好减肥，天天向下。筱燕秋一定要从自己的身上抠去 10 公斤——那是她 20 年前的体重。筱燕秋坚信，只要减去 10 公斤，生活就会回到 20 年前，她就会站在 20 年前，20 年前的曙光一定会把她的身影重新投射在大地上，颀长、婀娜、娉婷世无双。

这是一场残酷的持久战。汤、糖、躺、烫是体重的四大忌，也就是说，吃和睡是减肥的两大法门。筱燕秋首先控制的就是自己的睡。她把自己的睡眠时间固定在 5 个小时，5 个小时之外，她不仅不允许自己躺，甚至不允许自己坐。接下来控制的就是自己的嘴了。筱燕秋不允许自己吃饭，不允许自己喝水，更不用说热水了。她每天只进一些瓜果、蔬菜。在瓜果与蔬菜之外，筱燕秋像贪婪的嫦娥那样，就知道大口大口地吞药。

减肥的前期是立竿见影的，她的体重如同股票的熊市一样，一路狂跌。身上的肉少了，然而，皮肤却意外地多了出来。多出的皮肤挂在筱燕秋的身上，宛如捡来的钱包，浑身上下找不到一个存放的地方。多出来的皮肤使筱燕秋对自己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整个人都是形式大于内容的。这是一个古怪的印象，一个恶劣的印象，这还是一个滑稽的和歹毒的印象。最要命的还在脸上，多出来的皮肤使筱燕秋的脸庞活脱脱地变成了一张寡妇脸。筱燕秋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寡妇一样沮丧，寡妇一样绝望。

真正的绝望还在后头。减肥见了成效之后筱燕秋整日便有些恍惚，这是营养不良的具体反应。精力越来越不济了。头

晕、乏力、心慌、恶心，总是犯困，贪睡，而说话的气息也越来越细。说戏阶段过去了，《奔月》就此进入了艰苦的排练阶段，体力消耗逐渐加大，筱燕秋的声音就不那么有根，不那么稳，有点飘。气息跟不上，筱燕秋只好在嗓子里头发力，声带收紧了，唱腔就越来越不像筱燕秋的了。

筱燕秋再也没有料到自己会出那么大的丑，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她在给春来示范一段唱腔的时候居然“刺花儿”了，“刺花儿”俗称“唱破”了，是任何一个靠嗓子吃饭的人最丢脸的事。那声音不像是人的嗓子发出来的，像玻璃刮在了玻璃上，像发情期的公猪趴在了母猪的背脊上。其实“刺花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每一个演员都会碰上的，然而，筱燕秋到底又不是别人，她不能忍受一起集中过来的目光。那些目光不是刀子，而是毒药，它不需要你流一滴血，不让你有半点疼痛，活生生地就要了你的命。筱燕秋决定挽回她的体面。她必须在众人的面前捞回这个脸面。筱燕秋强作镇定，示意再来。连续两次，嗓子就是不肯给筱燕秋下这个台。筱燕秋的嗓子痒得要了命，宛如爬上了一万只小虫子。想咳。筱燕秋用力忍住，咬着牙，把满嘴的咳嗽堵在嗓眼里头。坐在一边的炳璋端来了一杯水，递到筱燕秋的面前，故意轻松地对大伙儿说：“歇会儿，歇会儿了哈。”筱燕秋没有接炳璋的杯子，接杯子这个动作筱燕秋无论如何是不肯做的。筱燕秋看着演后羿的男演员，说：“我们再来一遍。”筱燕秋这一回没有“刺花儿”，她的高音部只爬到了一半，筱燕秋自己就停下来了。筱燕秋重重地嘘出一口气，僵在那儿。没有一个人敢上来和筱燕秋搭腔，没有一个人敢看筱燕秋。筱燕秋强忍

着，越忍越难忍。人在丢脸的时候不能急着挽回，有时候，你想挽回多少，反过来会再丢出去多少。她开始用目光去扫别人，他们像是约好了的，都是一副过路人的样子，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众人的心照不宣有时候更像一次密谋，其残忍的程度不亚于千夫所指。筱燕秋想再来一遍，到底没有勇气了。炳璋端着茶杯，大声对众人宣布：“筱燕秋老师感冒了，就到这儿，今天就到这儿了，哈。”筱燕秋泪汪汪地盯着炳璋，知道他的好意。可是筱燕秋就想扑上去，揪着炳璋的领口给他两大耳光。

排练厅立即走空了，只留下了筱燕秋与春来。春来同样不敢看她的老师，弓着腰，假装收拾东西。筱燕秋长久地望着春来，她年轻的侧影是多么的美，颧骨和下巴那儿发出瓷器才有的光。筱燕秋失神了，反反复复在心里问：自己怎么就没她那个命？春来直起身来，发现老师的目光一直罩在自己的身上，唬了一大跳。筱燕秋突然说：“春来，你过来。”春来停住了，愣在那儿没有动。筱燕秋说：“春来，你把刚才我唱的那一段重来一遍。”春来咽了一口，她在这样的時候怎么敢做那样的事。春来说：“老师。”筱燕秋没开口，却挪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春来的心里头慌乱了一会儿，不过看老师的架势，躲是躲不过去了，反倒镇定下来了，站好了，进了戏。筱燕秋坐在椅子上，用心地看着春来，听着春来。几分钟过后筱燕秋却走神了。她瞥了一眼墙上的大镜子，大镜子像戏台，十分残酷地把春来和自己一同端出来了。筱燕秋有意无意地拿自己和春来做起了比较。镜子里的筱燕秋在春来的映照之下显得那样地老，几乎有些丑了。当初的自己就

是春来现在的这副样子，它现在到哪儿去了呢？人不能比人，这话真是残忍。人不能比别人，人同样不能和自己的过去攀比。什么叫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镜子会慢慢地告诉你。筱燕秋的自信心在往下滑，像水往低处流，挡都挡不住。她想起了当初复出时的那种喜悦，那样的喜悦说到底也不过是过眼的烟云，刹那之间就荡然无存了。筱燕秋动摇了，甚至产生了打退堂鼓的意思，却又舍弃不下。虽说春来的表演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打磨，然而，从整体上说，这孩子超过自己也就是眼前的事了。春来如此年轻，未来的岁月实在是不可限量。筱燕秋突然就是一顿难受，内中一阵一阵地酸，一阵一阵地疼。筱燕秋知道自己嫉妒了。细细说起来，筱燕秋就因为嫉妒吃了20年的苦头，可是，她实在没有嫉妒过李雪芬，从来没有，一天都没有。但是，面对自己的学生，筱燕秋遏制不住。筱燕秋知道自己在嫉妒，她第一次尝到了嫉妒的厉害。她看到了血在流。筱燕秋痛恨自己，她不能允许自己嫉妒。她决定惩罚。她用指甲拼命地掐自己的大腿。越用力越忍，越忍越用力。大腿上尖锐的疼痛让筱燕秋产生了一种古怪的轻松感。她站起身来，决定利用这个空隙帮春来排练，不允许自己有半点保留。筱燕秋站到春来的面前，面对面，手把手，从腰身到眼神，一点一点地解释，一点一点地纠正，她一定要把春来锻造成自己的20年前。太阳落下去了，梧桐树的巨大阴影落在窗户的玻璃上，抚摸着玻璃，絮絮叨叨的，苦口婆心的。排练大厅里的光线越来越暗，越来越安静了。她们忘记了开灯，师徒两个在昏暗的光线下面反反复复地比划，一遍又一遍，每一个动作都细微到手指的最后一个关节。筱

燕秋的脸离春来只有几寸那么远，春来的眼睛忽闪忽闪的，在昏暗的排练大厅里反而显得异样地亮，那样的迷人，那样的美。筱燕秋突然觉得对面站着的就是20年前的自己，20年前的筱燕秋就在自己的面前，亭亭玉立。筱燕秋迷惑了，像做梦，像水中观月。眼前的一切都像梦幻那样飘忽起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筱燕秋停下来，侧着头，用那种不聚焦的、近乎烟雾的目光笼罩了春来。春来不知道自己的老师怎么了，也侧过了脑袋，端详着自己的老师。筱燕秋绕到了春来的身后，一手托住春来的肘部，另一只手捏住了春来跷着的小拇指的指尖。筱燕秋望着春来的左耳，下巴几乎贴住春来的腮帮。春来感到了老师的温湿的鼻息。筱燕秋松开手，十分突兀地把春来揽进了怀抱。她的胳膊是神经质的，搂得那样地紧，乳房顶着春来的后背，脸贴在了春来的后颈上。春来猛一惊，却不敢动，僵在了那里，连呼吸都止住了。但只是一会儿，春来的呼吸便澎湃了，大口大口地换气，她喘息一次两只乳房就要在筱燕秋的胳膊里软绵绵地撞击一回。筱燕秋的手指在春来的身上缓缓地抚摸，像一杯水泼在了玻璃台板上，开了岔，困厄地流淌。她的手指流淌到春来腰部的时候春来终于醒悟过来了，春来没敢叫喊，春来小声央求说：“老师，别这样。”

筱燕秋突然醒来了。那真是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梦醒之后的筱燕秋无限地羞愧与凄惶，她弄不清自己刚才到底做了些什么。春来捡起包，冲出了排练大厅。筱燕秋被丢在排练大厅的正中央，耳朵里头充满了春来下楼的脚步声，急促得要命。筱燕秋想叫住春来，可她实在不知道还能对春来说

什么。筱燕秋就觉得羞愧难当。天已经黑了，却没有黑透，是梦的颜色。筱燕秋垂着手，呆呆地站住，不知身在何处。

下班的路上筱燕秋就觉得这一天太古怪了，大街是古怪的，路灯的颜色是古怪的，行人走路的样子也是古怪的。筱燕秋一直想哭，但是，实在又不知道要哭什么。不知道要哭什么就不那么容易哭得出来。这一来筱燕秋的胸口反而堵住了。胸口堵住了，肚子却出奇地饿，这阵饿是丧心病狂的，仿佛肚子里长了五只手，七上八下地拽。筱燕秋走到路边的一家小饭店，决定停下脚步。她怀着一股难言的仇恨走进了小饭店，要过菜单，专门挑大油大腻的点。一上来筱燕秋就恶狠狠地吞下了三只大肉丸。筱燕秋又是嚼，又是咽，一直吃到喘息都困难的程度。

六

春来并没有在筱燕秋的面前流露什么，戏还是和过去一样地排。只是春来再也不肯看筱燕秋的眼睛了。筱燕秋说什么，她听什么，筱燕秋叫她怎么做，她就怎么做，就是不肯再看筱燕秋的眼睛。一次都不肯。筱燕秋与春来都是心照不宣的，不过，这不是母亲与女儿之间才有的心照不宣，是女人与女人之间的那种，致命的那种，难于启齿的那种。

筱燕秋再也没有料到会和春来这样别扭。一个大疙瘩就这样横在她们的面前。这个疙瘩看不见，也就越发无从下手了。筱燕秋恢复了饮食，可还是累。筱燕秋说不出这种累掩藏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它具有散发性，在身体的内部四处延

展，都无所不在了。好几次她都想从剧组退出，就是下不了那个死决心。这样的心态 20 年以前曾经有过一次的，她想到过死，后来竟一次又一次犹豫了。筱燕秋责怪自己当初的软弱。20 年前她说什么也应当死去的。一个人的黄金岁月被掐断了，其实比杀死了更让你寒心。力不从心地活着，处处欲罢不能，处处又无能为力，真的是欲哭无泪。

春来那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她永远都是那样气闲神定的，没有一点风吹，没有一点草动，远远的，和筱燕秋隔着一两丈的距离。筱燕秋现在怕这孩子，只是说不出。如果春来就这么和自己不冷不热地下去，筱燕秋这辈子就算彻底了结了，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了。“嫦娥”要是不能在春来的身上复生，筱燕秋站 20 年的讲台究竟是为了什么？

筱燕秋终于和老板睡过了。这一步跨出去了，筱燕秋的心思好歹也算了了。这是迟早的事，早一天晚一天罢了。筱燕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这件事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从古到今反正都是这样的。老板是谁？人家可是先有了权后有了钱的人，就算老板是一个令人恶心的男人，就算老板强迫了她，筱燕秋也不会怪老板什么的。更何况还不是。筱燕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半点羞答答的，半推半就还不如一上来就爽快。戏要不就别演，演都演了，就应该让看戏的觉得值。

可是筱燕秋难受。这种难受筱燕秋实在是铭心刻骨。从吃晚饭的那一刻起，到筱燕秋重新穿上衣服，老板从头到尾都扮演着一个伟人，一个救世主。筱燕秋一脱衣服就感觉出来了，老板对她的身体没有一点兴趣。老板是什么人？这年

头漂亮新鲜的小姑娘就是货架上的日用百货，只要老板喜欢，下巴一指，售货员就会把什么样的现货拿到他们的前面。筱燕秋是自己脱光衣服的，刚一扒光，老板的眼神就不对劲了，它让筱燕秋明白了减肥后的身体是多么的不堪入目。老板一点儿都没有掩饰。在那个刹那里头筱燕秋反而希望老板是一个贪婪的淫棍，一个好色的恶魔，她就是卖给老板一回她也卖了。然而，老板不那样。老板上了床就更是一个伟人了。他十分从容地躺在了席梦思上，用下巴示意筱燕秋骑上去。老板平躺在席梦思上，一动不动。筱燕秋骑上去之后就只剩下筱燕秋一个人忙活了。有一个阶段老板对筱燕秋的工作似乎比较满意，嘴里哼唧了几声，说，“哦，叶儿。哦，叶儿。”筱燕秋不知道老板到底在哼唧什么。几天之后，筱燕秋伺候老板之前老板先让她看了几部外国毛片，看完了毛片筱燕秋才算明白过来，大老板在学洋人叫床呢。老板在床上可真是冲出了亚洲走向世界，一下子就与世界接轨了。这固然不是做爱，可是，这甚至不是性交，筱燕秋只是莫名其妙地巴结着一个男人、伺候着一个男人。筱燕秋就觉着自己贱。她好几次都想停止下来了，然而，性是一个歹毒的东西，不是你想停就停得下来的。这样的感觉筱燕秋在和面瓜做爱的时候反而没有过。筱燕秋一边动作一边骂着自己，她这个女人实在是下贱得到了家了。

筱燕秋从老板那儿回来的时候外面下了一点小雨，马路上水亮水亮的，满眼都是汽车尾灯的倒影与反光，猩红猩红的，热烈得有些过分，有些无中生有，因而也就平添了许多颓伤的意思。筱燕秋望着路面上的斑驳反光，认定了自己今

晚是被人嫖了。被嫖的却又不是身体。到底是什么被嫖了，筱燕秋实在又说不上来。她弓在巷子的拐角处，想呕吐出一些什么，终于又没有能够如愿，只是呕出了一些声音。那些声音既难听，又难闻。

女儿已经睡了。面瓜正看着电视，陷在沙发里头等着筱燕秋。筱燕秋进了门就没有看面瓜。她不肯和面瓜打照面，低着头径直往卫生间去。筱燕秋打算先洗个澡的，又有些过于多疑，担心这样匆忙地洗澡面瓜会怀疑什么，只好坐到便池上去了。坐了一会儿，没有拉出什么，也没有尿出什么。只是拽着内衣，正过来看了看，反过来又看了看。筱燕秋把自己的上上下下全都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点点斑斑，放下心来走出了卫生间。筱燕秋困乏得厉害，为了不让面瓜看出来，便故意弄出一副精神饱满的样子。面瓜还坐在那儿，弄不懂筱燕秋为什么这样开心，傻笑起来，说：“喝酒啦？脸红红的。”筱燕秋的心口咯噔了一下，轻描淡写地说：“哪里红了。”面瓜认真起来，说：“是红了。”筱燕秋不敢纠缠，立即把话岔开了，说：“孩子呢？”面瓜说：“早就睡了。”筱燕秋不情愿面瓜老是站在自己的面前，她实在不能承受面瓜的目光。筱燕秋说：“你先上床去吧，我冲个澡。”她回避了“睡觉”这两个字，但“上床”的意思其实还是一样的。筱燕秋说这句话的时候迅速地瞥了一眼面瓜，面瓜却开心起来了，不住地搓手。筱燕秋的胸口平白无故地便是一阵痛。

筱燕秋把洗澡水的温度调得很烫，几乎达到了疼痛的程度。筱燕秋就希望自己疼。疼的感觉具体而又实在，甚至还有一点快慰，有一种自虐和自戕的味道。筱燕秋把自己冲了

又冲，搓了又搓。她用指头抠向身体的深处，企图抠出一点儿什么，拽出一点儿什么。洗完了，筱燕秋坐在了客厅里的沙发上，皮肤上泛起了一层红，有些火烧火燎的。大约在深夜 11 点，面瓜裹着毛巾被出来了。面瓜显然没睡，挂着一脸巴结的笑，面瓜说：“魂不守舍的，捡到钱包了吧？”筱燕秋没有搭腔。面瓜文不对题地“嗨”了一声，说：“今天是周末了。”筱燕秋凛了一下，紧张起来了，不动。面瓜挨着筱燕秋坐下来，嘴唇正对着筱燕秋的右耳垂。面瓜张开嘴巴，顺势把筱燕秋的耳垂衔在了嘴里，手却向常去的地方去了。筱燕秋的反应是她自己都始料不及的，她一把就把面瓜推开了，她的力气用得那样猛，居然把面瓜从沙发上推下去了。筱燕秋尖声叫道：“别碰我！”这一声尖叫划破了宁静的夜，突兀而又歇斯底里。面瓜怔在地上，起先只是尴尬，后来竟有些恼羞成怒了，夜深人静的，又不敢发作。筱燕秋的胸脯一鼓一鼓的，像涨满了风的帆。筱燕秋抬起头来，眼眶里突然沁出了两汪泪，她望着自己的丈夫，说：“面瓜。”

今夜不能入眠。筱燕秋在漆黑的夜里瞪大了眼睛，黑夜里的眼睛最能看清的就是自己的今生今世。筱燕秋的一只眼睛看着自己的过去，一只眼睛看着自己的未来。可筱燕秋的两眼都一样的黑。筱燕秋好几次想伸出手去抚摸面瓜的后背，终于忍住了。她在等天亮。天亮了，昨天就过去了。

除了学戏，春来总是闷不吭声的，静得像一杯水。空闲的时刻春来习惯于一个人坐在一边，又长又弯的眉毛挑在那儿，大而亮的眼睛这儿睃睃，那儿瞅瞅，一副妩媚而又自得

的模样。春来的身上有一种寂静的美，恬然的美，一举一动都透出弱柳拂风的意味。但是，这样的女孩子说来动静就来了动静。春来无风就是三尺浪。她带来了消息，一个让筱燕秋五雷轰顶的消息。

临近响排的那一天炳璋突然把筱燕秋叫住了。炳璋的脸上很不好看，他闷着头，不声不响地只是把筱燕秋往自己的办公室里带，春来坐在炳璋的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翻着当天的晚报。筱燕秋一看见春来就预感到有什么事发生了。

“她要走。”炳璋一进办公室就这样没头没脑地说。

“谁要走？”筱燕秋蒙在那儿。她看了一眼春来，不解地说，“要到哪里去？”

春来站起身来，依旧不肯看自己的老师。她站在筱燕秋的面前，一言不发，只是望着自己的脚尖。春来的模样再一次使筱燕秋想起了自己的当初，她当初站在李雪芬的病床前面就是这副样子的。但是，自己的心气和春来的现在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春来磨蹭了半天，开口说话了。春来说：“我想走。”春来说：“我要到电视台去。”

筱燕秋听清楚了，就是不明白。春来的那两句话前言不搭后语的，筱燕秋弄不清里面的山高水深。筱燕秋说：“你要到哪里去？”

春来直接把底牌亮出来了。春来说：“我不想演戏了。”

筱燕秋听明白了，每一个字都听清楚了。筱燕秋静静地打量着她的学生，慢慢歪过了脑袋。筱燕秋轻声说：“你不想做什么？”

春来又沉默了，接下来的话是炳璋帮她说的。炳璋说：

“电视台要一个主持人，她报名去了，一个月之前她就报名去了。都已经面试过了，人家要她。”筱燕秋想起来了，说戏的那些日子里头电视台的确是在晚报上面做过广告的，都一个月了，这孩子不声不响居然把什么都准备好了。筱燕秋傻在了沙发旁边，身体晃了一下，就好像被谁拽了一把。筱燕秋顿时就乱了方寸。她伸出双手，打算搭到春来的肩膀上去的，刚一伸手，又收回了原处。筱燕秋喘息了，突然喊道：“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春来看了看窗外，不说话。

“你休想！”筱燕秋大声说。

“我知道你在我的身上花费了心血，可我走到今天也不容易。你不要拦我。”

“你休想！”

“那我退学。”

筱燕秋抬起了双手，就是不知道要抓什么。她看了看炳璋，又看了看春来，双手抖动起来。她一把拽住了春来的衣襟，心碎了。筱燕秋低声说：“你不能，你知道你是谁？”

春来耷拉着眼皮，说：“知道。”

“你不知道！”筱燕秋心痛万分地说，“你不知道你是多好的青衣——你知道你是谁？”

春来歪了歪嘴角，好像是笑。但没出声。春来说：“嫦娥的B档演员。”

筱燕秋脱口说：“我去和他们商量，你演A档，我演B档，你留下来，好不好？”

春来调过头去，说：“我不抢老师的戏。”

春来还是那样生硬，然而，口气上毕竟有所松动了。筱燕秋抓住了春来的手，慌忙说：“没有，你没有抢我的戏！你不知道你多出色，可我知道。出一个青衣多不容易，老天爷要报应的——你演 A 档，你答应我！”她把春来的手捂在自己的掌心里，急切地说，“你答应我。”

春来抬起了头来，望着她的老师。这么些日子来春来还是第一次这样正眼看她的老师。筱燕秋仔细地研究着春来的目光，这是一种疑虑的目光，一种打算改弦更张的目光。筱燕秋全神贯注地看着春来，就好像春来的目光一移开立即就会飞走了似的。炳璋一直注视着春来，他从春来细微的变化当中看到了玄机。那绝对是七不离八的。炳璋有底了，知道和春来的谈话从那儿入手了。炳璋对筱燕秋摆了摆手，示意她先出去。筱燕秋不动，都有些神经质了，直到炳璋把手搭在了她的肩上她才还过了神来。筱燕秋一步一回头。炳璋悄声说：“先回去，你先回去。”

筱燕秋回到了排练大厅，远远地打量着炳璋的那扇窗。那扇窗现在是她的命。排练结束了，人去楼空，空荡荡的排练大厅孤零零地吊着筱燕秋的身影。筱燕秋在焦急地等。夕阳残照，大厅里的粉尘悬浮在半空，橙黄橙黄的，弥漫着一股毫无由头的温馨，植物的叶片被残阳放大了，已经看不出植物叶片的轮廓。筱燕秋抱着胳膊，在大厅里来来回回。炳璋的窗户突然打开了，探出了炳璋的脑袋和一条手臂。筱燕秋看不见炳璋的表情，然而，她看到了炳璋挥舞胳膊。炳璋挥得很有力，最后还把指头握成了拳头。筱燕秋明白了。她扶着墙边的练功架，泪水涌了上来。她的身体沿着墙面慢慢滑

落了下去。在她坐在地板上的时候，筱燕秋终于哭出了声来。她的一切差一点就付诸东流了，这真的是一场劫后余生。这是多么幸福的泪水？多么令人欣慰的泪水？筱燕秋扶着一把椅子，扶着椅子的靠背坐了上去。她在椅子上慢慢地哭，慢慢地体会这份幸福与欣慰。筱燕秋在抹眼泪的时候认认真真地责备了自己一回，剧组一成立她其实就应该和春来说明白的，春来要是有戏演，她断不至于去找别的出路的。自己都这个年纪了，一个青衣到了这个岁数，还争什么戏？还演什么 A 档。这样多好！反正春来都已经顶上来了，再怎么说，春来终究是另一个自己，是自己的另一种方式。只要春来唱红了，自己的命脉一样可以在春来的身上流传下去的。这么一想筱燕秋突然放松了，心中的压力与阴影荡然无存。放弃，彻底放弃。筱燕秋深深地出了一口气，心情为之一振。

减肥真的像一场病。病去如抽丝，病来如山倒。开禁没几天，磅秤的红色指针呼啦一下就把筱燕秋的体重反弹上去了，还捞回了 0.5 公斤，都有点像有奖销售了。筱燕秋的心情爽朗了一些日子，但是，等体重真的回复到过去，筱燕秋便又后悔了。刚刚到手的机会说失去就这么失去了，这样的伤心实在是毁灭性的。筱燕秋望着磅秤上的红色指针，指针翘上去一点儿筱燕秋的心就沉下去一点儿。但是筱燕秋不允许自己伤心，不是不允许自己流露出伤心，而是不允许自己产生一点点难受的念头，产生多少就掐死多少。作出放弃的承诺之后，筱燕秋原以为自己从此就能够心静如水的。但是没有。相反，登台的念头甚至比以往更强烈了。可是放弃 A 档毕竟是筱燕秋在炳璋的面前亲口承诺的，这个承诺是一把

剑，筱燕秋亲眼看着自己被这把剑劈成两个，一个站在岸上，另一个则被摁在了水底。当水下的筱燕秋企图浮出水面的时候，岸上的筱燕秋毫不犹豫地就会用鞋底把她踩向水的深处。岸上的筱燕秋感到了水下的窒息，而水下的筱燕秋则亲眼目睹了谋杀的冷酷。岸上和 water 下的两个女人一起红眼了，怒目相向。筱燕秋在水底与岸上两头挣扎，疲惫万分。她选择了拼命进食，宛如溺水的人拼命喝水。她的体重就此一路飙升。捞回来的体重不仅是对春来的一种交代，同样也是对自己最有效的阻拦。筱燕秋第一次发现自己这么能吃，实在是好胃口。

剧组的人们从筱燕秋的身上看出了反常种种。这个沉默的女人在减肥初见成效的时刻说放弃就放弃了。没有人听到筱燕秋说起过什么，然而，人们看着筱燕秋的脸色重新红润起来了，而唱腔的气息也再一次落了地，生了根。有了猜测，那次“刺花儿”对筱燕秋的刺激一定太大了，要不然，像筱燕秋这样好强的女人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的。真正反常的也许还不是筱燕秋放弃了减肥，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奔月》刚进入响排，筱燕秋其实已经把自己撤下来了。实地排练的差不多全是春来，筱燕秋只是提着一张椅子，坐在春来的对面，这儿点拨一下，那儿纠正一下。筱燕秋显出一副愉快万分的模样，只是愉快得有些过了头，就好像太阳都已经放到他们家冰箱里了。这一来就免不了夸张和表演的意思。筱燕秋把所有的精力全都耗在了春来的身上，看上去再也不像一个演员在排练，更像一个导演，严格地说，像春来一个人的导演。人们不知道筱燕秋到底怎么了，没有人知道这个女

人的脑子里栽的是什么果，开的是什么花。

一到家筱燕秋的疲惫就全上来了。那种疲惫像秋雨之后马路两侧被点燃的落叶，弥散出的呛人的浓烟，缭绕着，纠缠着，盘旋在筱燕秋的体内。筱燕秋甚至连眼睛都有些累了，只要一看住什么东西，一看就是好半天，眼珠子就再也懒得挪动一下子。好几次筱燕秋都直起了腰，大口大口地做深呼吸，想把虚拟的烟雾从自己的胸口呼出去，可是深呼吸总也是吸不到位，努力了几次，筱燕秋只好作罢了。

筱燕秋的失神自然没有逃出面瓜的眼睛，她那种半死不活的模样不能不引起面瓜的高度关注。她在床上已经连续两次拒绝面瓜了，一次冷漠，另一次则神经质。她那种模样就好像面瓜不是想和她做爱，而是提了一把匕首，存心想刺刀见红。面瓜已经暗示了几次了，有些话说得都已经相当露骨了，她竟然什么都没有听得进去。这个女人的心一定开岔了，这个女人看来是不为所动了。

七

炳璋在筱燕秋给春来示范亮相的时候找到了筱燕秋。春来在亮相这个问题上老是处理得不那么到位。亮相不仅是戏剧心理的一种总结，它还是另一种戏剧心理无言的起始。亮相有它的逻辑性，有它的美。亮相最大的难点就是它的分寸，艺术说到底都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分寸。筱燕秋连续示范了好几遍。筱燕秋强打着精神，把说话的声音提到了近乎喧哗的程度。她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出来，她热情洋溢，她还心平气

和，她没有丝毫不甘，没有丝毫委屈，她的心情就像用熨斗熨过了一样平整。她不仅是最成功的演员，她还是这个世上最幸福的女人，最甜蜜的妻子。

炳璋这时候过来了。他没有进门，只在窗户的外面对着筱燕秋招了招手。炳璋这一次没有把筱燕秋叫到办公室里去，而是喊到了会议室。他们第一次谈话就是在办公室里进行的。那一次谈得很好，炳璋希望这一次同样谈得很好。炳璋先是询问了排练的一些具体情况，和颜悦色的，慢条斯理的。炳璋要说的当然不是排练，可他还是习惯于先绕一个圈子。他这个团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害怕面前的这个女人。

筱燕秋坐在炳璋的对面，专心致志。她那种出格的专心致志带上了某种神经质的意味，好像等待什么宣判似的。炳璋瞥了一眼筱燕秋，说话便越发小心翼翼了。

炳璋后来把话题终于扯到春来的身上来了。炳璋倒也是打开窗子说起了亮话。炳璋说，年轻人想走，主要还是担心上不了戏，看不到前途，其实也不是真的想走。筱燕秋突然堆上笑，十分突兀地大声说：“我没有意见，真的，我绝对没有意见。”炳璋没有接筱燕秋的话茬儿，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走。炳璋说：“照理说我早就该找你交流交流的，市里头开了两个会，耽搁了。”炳璋自我解嘲似的笑了笑，说：“你是知道的，没办法。”筱燕秋咽了一口，又抢话了，说：“我没意见。”炳璋小心地看了一眼筱燕秋，说：“我们还是很慎重的，专门开了两次行政会议，我想再和你商量商量，你看这样好不好——”筱燕秋突然站起来了，她站得如此之快，把她自己都吓了一跳。筱燕秋又笑，说：“我没意见。”炳璋紧张地

跟着站起了身，疑疑惑惑地说：“他们已经和你商量了？”筱燕秋茫然地望着炳璋，不知道“他们”和她“商量了”什么了。炳璋把下嘴唇含在嘴里，不住地眨眼，有些欲言又止。炳璋最后还是鼓起了勇气，磕磕绊绊地说：“我们专门开了两次行政会议，我们想呢——他们还是觉得我来和你商量妥当一些，能够从你的戏量里头拿出一半，当然了，你不同意也是合情合理的，你演一半，春来演一半，你看看是不是——”

下面的话筱燕秋没有听清楚，但是前面的话她可是全听清楚了。筱燕秋突然醒悟过来了，这些日子她完全是自说自话了，完全是自作主张了！领导还没有找她谈话呢！一出戏是多大的事？演什么，谁来演，怎么可能由她说了算呢？最后一定要由组织来拍板的。她筱燕秋实在是拿自己太当人了。一人一半，这才是组织上的决定呢，组织上的决定历来就是各占百分之五十。筱燕秋喜出望外，喜出了一身冷汗，脱口说：“我没意见，真的，我绝对没有意见。”

筱燕秋的爽快实在出乎炳璋的意料。他小心地研究着筱燕秋，不像是装出来的。炳璋悄悄地松了一口气。炳璋有些激动，想夸筱燕秋，一时居然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句。炳璋后来自己也奇怪，怎么说出那样一句话来了，几十年都没人说了。炳璋说：“你的觉悟真是提高了。”筱燕秋在返回排练大厅的路上几乎喜极而泣，她想起了春来闹着要走的那个下午，想起了自己为了挽留春来所说的话。筱燕秋突然停下了脚步，回头看会议室的大门。筱燕秋当着炳璋的面说过的，春来演A档，可炳璋并没有拿她的话当回事。显然，炳璋一定只当是筱燕秋放了个屁。筱燕秋对自己说，炳璋是对的，她这个

女人所作的誓言顶多只是一个屁。不会有人相信她这个女人的，她自己都不相信。

过道里旋起了一阵冬天的风，冬天的风卷起了一张小纸片。孤寂的小纸片是风的形式，当然也就是风的内容。没有什么东西像风这样形式与内容绝对同一的了。这才是风的风格。冬天的风从筱燕秋的眼角膜上一扫而过，给筱燕秋留下了一阵颤栗。纸片像风中的青衣，飘忽，却又痴迷，它被风丢在了墙的拐角。又是一阵风飘来了，纸片一颠一颠的，既像躲避，又像渴求。小纸片是风的一声叹息。

天气说冷就冷了，而公演的日子说近也就近了。老板在这样的时刻表现了老板的威力，老板实在是一个操纵媒体的大师，最初的日子媒体上只是零零星星地做了一些报道，随着公演一天一天地逼近，媒体逐渐升温了，大大小小的媒体一起喧闹了起来。热闹的舆论营造出这样一种态势，就好像一部《奔月》业已构成了公众的日常生活，成了整个社会倾心关注的重点。媒体设置了这样一个怪圈：它告诉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都在翘首以待”。舆论以倒计时这种最为撩拨人的方式提醒人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响排已经接近了尾声。这个上午筱燕秋已经是第5次上卫生间了，一大早起床的时候筱燕秋就发现身上有些不大对路，恶心得要了命。筱燕秋并没有太往心里去。前些日子服用了太多的减肥药，感觉好像也是这样的。第5次走进卫生间之后，筱燕秋的脑子里头一直挂牵着一件事，到底是什么事，一时又有点想不起来，反正有一件要紧的事情一直没有做。筱燕秋就觉着自己胀得厉害，不住地要小解。其实也尿

不出什么。利用小解的机会筱燕秋又想了想，还是觉得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还没有做。就是想不起来。

洗手的时候一阵恶心重又反上来了，顺带着还涌上来一些酸水。筱燕秋呕了几口，突然愣住了。她想起来了。筱燕秋终于想起来了。她知道这些日子到底是什么事还没做了。她惊出了一身汗，站在水池的前面，一五一十地往前推算。从炳璋第一次找她谈话算起，今天正好是第四十二天。四十二天里头她一直忙着排戏，居然把女人每个月最要紧的事情弄忘了。其实也不是忘了，破东西它根本就没有来！筱燕秋想起了四十二天之前她和面瓜的那个疯狂之夜。那个疯狂的夜晚她实在是太得意忘形了，居然疏忽了任何措施。她这三亩地怎么就那么经不起惹的呢？怎么随便插进一点什么它都能长出果子来的呢？她这样的女人的确不能太得意，只要一忘乎所以，该来的肯定不来，不该来的则一定会叫你现眼。筱燕秋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小肚子，先是一阵不好意思，接下来便是不能遏制的恼怒。公演就在眼前，她那天晚上怎么就不能把自己的大腿根夹紧呢？筱燕秋望着水池上方的小镜子，盯着镜子中的自己。她像一个最粗鲁的女人用一句最下作的话给自己做了最后总结：“操你妈的，夹不住大腿根的贱货！”

肚子成了筱燕秋的当务之急。筱燕秋算了一下日子，这一算一口凉气一直逼到了她的小腿肚子。公演的日子就在眼前，要是在戏台上犯了恶心，呕吐起来，救火都来不及的。首选当然是手术。手术干净、彻底，一了百了。可手术到底是手术，皮肉之苦还在其次，恢复起来可实在是太慢了。上了

台，你就等着“刺花儿”吧。筱燕秋5年之前做过一次小月子，刮完了身子骨便软了，趺拉了二十多天。筱燕秋不能手术，只有吃药。药物流产不声不响的，歇几天或许就过去了。筱燕秋站在水池的前面，愣在那儿，突然走出了卫生间，直接往大门口方向去。筱燕秋要抢时间，不是和别人抢，而是和自己抢，抢过来一天就是一天。

筱燕秋的手上捏了六粒白色的小药片。医生交代了，早晚各一粒，后天上午两粒，吃完了再去找他。小药片的名字起得实在是抒情，“含珠停”。就好像筱燕秋的肚子里头这会儿含着的是一粒锃亮的珍珠，正在缓缓地生长，筱燕秋要做的事情是把它停下来。难怪现在写诗的少了，写戏的少了，他们都忙着给大大小小的药丸子起名字去了。筱燕秋望着手里的小药片，心中涌上了一阵酸楚。女人的一生总是由药物相伴，嫦娥开了这个头，她筱燕秋也只能步嫦娥的后。药物实在是一个古怪的东西，它们像生活当中特别诡异的阴谋。

筱燕秋的家离医院有一段路，筱燕秋还是决定步行回去。一路上她生着自己的气，更多的是生面瓜的气。到家的时候她已经不是在生面瓜的气了，而是对面瓜充满了仇恨。一进家门她就没有给面瓜好脸。筱燕秋没有吃，没有洗，倒下头便睡。

筱燕秋没有请假，说到底流产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光荣，没必要弄得路人皆知。只不过筱燕秋有点扛不住“含珠停”的药物反应。她恶心得厉害了，身子骨全轻了，像是从月亮上刚飞回来的。筱燕秋用力支撑着，总算把这一天的排练挺过来了。但是，她的仇恨却与日俱增。筱燕秋这

一次总算把面瓜恨到骨子里头了。第二天的夜晚是昨天晚上的翻版，气氛却比昨天更为凌厉。筱燕秋走进家门的时候更加严峻地阴着一张脸，不吃，不喝，不洗，不说，一声不响地上床。家里异样了。冬天的风一起堵在了面瓜的门口，顺着门缝扁扁地劈了进来。面瓜静静地听了一会儿，不知所以，不知所措。

但是筱燕秋并没有睡。面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了她的沉重叹息。她把气吸得那么深，而呼的时候却故意收住了，静悄悄的，好像故意不让人听见似的，这又瞒得住谁呢？面瓜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生活出了问题了，生活绝对出了问题了。面瓜看到了生活的尽头。

面瓜开始缅怀起过去。一个人学会了缅怀，必然意味着某一种东西走到了尽头。面瓜是在筱燕秋最落魄的时候鸠占了雀巢，两个人原本就不般配的。人家现在又能演戏了，又要做大明星了，做了嫦娥的人除了想往天上飞还往那儿飞？她迟早总是要飞回到天上去的。这个家离鸡飞狗散的日子绝对不远了。面瓜记起了筱燕秋这些日子以来的种种反常，面对着夜的颜色，兀自冷笑了一回。

一大早筱燕秋吃掉最后两粒药片，坐在家里静静地等。上午9点，筱燕秋带上擦换的纸巾往医院去。医生没有做别的，还是命令她吃药。这一回医生给她的是三颗六角形的白色片剂，筱燕秋一口吞进了肚子，转了一会儿，在一边的椅子上静静地坐等。腹部的阵痛在她坐下之后慢慢开始了，一阵紧似一阵。筱燕秋弓在那儿，不声不响地喘息。后来医生过来了，厉声说：“坐在这儿做什么？要等4个小时呢。出去跑，

跳，坐在这儿做什么？”筱燕秋来到了楼下，肚子却疼得咬人了，有些支撑不住，就想找个地方好好躺下来。筱燕秋不敢回到楼上，实在又不愿意呆在医院的门口，万一碰上熟人免不了丢人现眼。筱燕秋实在熬不过去，一赌气就回到了家中。家中没有人，整座楼上都没有人。筱燕秋站在客厅里头，突然想起了医生的话。她决定跳，决定在这个无人的时刻筱燕秋弄出一点动静来。筱燕秋脱了鞋，光着脚，“呼”的一下一蹦多高。光着的脚后跟落在了楼板上，楼板“咚”的一下，吓了筱燕秋一跳，听上去却鼓舞人心。筱燕秋倾听了片刻，再跳，楼板“咚”的又一下。楼板的轰隆声激励了筱燕秋，筱燕秋越跳越疼，越疼越跳，颠跳伴随着疼痛，疼痛伴随着颠跳。筱燕秋越跳越高，越跳越来神了。一阵空前的畅快与轻松突然间布满了筱燕秋，这真是一次意外地收获，意外地惊喜。筱燕秋扒掉了大衣，在自己的大衣上拼命地跳跃、拼命地扭动。她的头发散开来了，像一万只手，在半空中乱舞乱抓。筱燕秋就想叫，只想叫，不过不叫也没有关系，这样就足够了。筱燕秋都忘记了为什么而跳的了，她现在只是为跳而跳，为“咚咚”作响而跳，为地动山摇而跳。筱燕秋痛快淋漓了，升腾起来了，飞起来了。她竭尽了全力，直至耗尽了最后一丝体力。筱燕秋躺在地板上，眼窝里沁出了幸福的泪。

楼下小卖部的女人听到了楼上的反常动静。她伸出了脖子，自语说：“楼上这是怎么啦？”她的丈夫正在数钱，没有抬头，“嗨”一声，说：“装修呢。”

中午时分那粒“珍珠”从筱燕秋的体内滑落了出来。血

在流，疼痛却终止了。无痛一身轻，从疼痛中解脱出来的时刻多么令人陶醉！筱燕秋疲惫万分。她躺在床上，仔细详尽地体会着这份陶醉、这份轻松、这份疲惫。陶醉是一种境界。轻松是一种领悟。疲惫是一种美。

筱燕秋睡着了。

筱燕秋不知道这一觉睡了有多久，昏睡之中筱燕秋做了许多细碎的梦，连不成片断，像水面上的月光，波光粼粼的，密密匝匝的，閃閃爍爍的，一个都捡不起来。筱燕秋甚至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是醒不来。

“咣当”一声，面瓜下班了。今天下午面瓜下班到家之后显得有点异样，手上没有了轻重，似乎什么都碍他的事。面瓜摔摔打打的，这儿“咚”的一下，那儿“轰”的一下。筱燕秋想支起身子和他谈些什么，但是整个人都绵软了，只好罢了。筱燕秋翻了个身，接着睡。

筱燕秋看出了事态的严重性。事实上，当一个人看出了事态的严重性的时候，事态往往已经超出了当事人的认知程度。说起来还是女儿提醒了筱燕秋，那天女儿晚上故意绕到了卫生间里头，问筱燕秋说：“爸爸最近怎么啦？”女儿的脸上是一无所知的样子，孩子的一无所知往往意味着知根知底。这句话把筱燕秋问醒了，她从女儿的目光当中看到了自己的恍惚，看到了家中潜在的危险性。第二天排练一结束筱燕秋就撑着身子拐到了菜场，买了一只老母鸡，顺便还捎了一些洋参片。天这么冷了，面瓜一天到晚站在风口，该给他补一补了。再说自己也该补一补了。等吃完了这顿饭，筱燕秋一定要和面瓜好好聊一聊的。

面瓜回家的时候脸上紫紫的，全是冬天的风。筱燕秋迎了上去。筱燕秋一点都不知道自己热情得有多过分，一点都不像居家过日子的模样。面瓜疑疑惑惑地看了筱燕秋一眼，挪开之后的目光愈发疑云密布了。女儿远远地看了看父母这边，趴在阳台上做作业去了。客厅里头只有筱燕秋和面瓜两个。筱燕秋回头瞄了一下阳台，舀了一碗鸡汤端到了餐桌上。筱燕秋像一个下等酒馆的女老板，热情地劝了，说：“喝点吧，天冷了，补补，鸡汤，还加了洋参片。”

面瓜陷在沙发里头，没动，却点起了一根香烟。面瓜的胸脯笑了一下，脸上的笑容就不那么像笑，看上去有些古怪。面瓜把打火机丢在茶几上，自语说：“补补。鸡汤。还加了洋参片。”面瓜抬起头，说：“补什么补？这么冷的天，让我夜里到大街上去转圆圈？”

这话伤人了。这话一出口面瓜也知道伤人了，听上去还特别得别扭。就好像夫妻两个在一起生活就为了床上那些事似的，这一来又戳到了筱燕秋的痛处。面瓜其实并没有细想，只是心情不好，脱口就出来了。面瓜想缓和一下，又笑，这一回笑得就更不像笑了，看上去一脸的毒。筱燕秋当头遭到了一盆凉水，生活中最恶俗、最卑下的一面裸露出来了。筱燕秋重新把脸拉了下来，说：“不喝拉倒。”

说完这话筱燕秋瞄了一眼阳台，目光正好和女儿撞上了。女儿立即把目光避开了。仰起头，做出一副认真思考的样子。

八

彩排极其成功。春来演了大半场，临近尾声的时候筱燕秋演了一小段，算是压轴。师生同台，真的成了一件盛事了。炳璋坐在台下的第二排，控制着自己，尽量平静地注视着戏台上的两代青衣。炳璋太兴奋了，差不多溢于言表了。炳璋跷着二郎腿，5 只手指像 5 个下了山的猴子，开心得一点板眼都没有。几个月之前剧团是一副什么样子，现在说上戏就上戏了。炳璋为剧团高兴，为春来高兴，为筱燕秋高兴，然而，他还是为自己高兴。炳璋有理由相信自己成了最大赢家。

筱燕秋没有看春来的彩排，她一个人坐在化妆间里休息了。她的感觉实在不怎么好。后来筱燕秋上台了，筱燕秋一登台就演唱了《广寒宫》，这是嫦娥奔月之后幽闭于广寒宫中的一段唱腔，即整部《奔月》最大段、最华彩的一段唱，二黄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历时 15 分钟之久。嫦娥置身于仙境，长河即落，晓星将沉，嫦娥遥望人间，寂寞在嫦娥的胸中无声地翻涌，碧海青天放大了她的寂寞，天风浩荡，被放大的寂寞滚动起无从追悔的怨恨。悔恨与寂寞相互撕咬，相互激荡，像夜的宇宙，星光闪闪的，浩渺无边的，岁岁年年的。人是自己的敌人，人一心不想做人，人一心就想成仙。人是人的原因，人却不是人的结果。人啊，人啊，你在哪里？你在远方，你在地上，你在低头沉思之间，你在回头一瞥之间，你在悔恨交加之间。人总是吃错了药，吃错了药的一生经不起回头一看，低头一看。吃错药是嫦娥的命运，女人的命运，

人的命运。人只能如此，命中八尺，你难求一丈。

这段二黄的后面有一段笛子舞，嫦娥手里拿着从人间带过去的一把竹笛，众仙女飘飘然，徐徐而上。嫦娥在众仙女的环抱之中做无助状，做苦痛状，做悔恨状，做无奈状，做盼顾状。嫦娥与众仙女亮相。整部《奔月》就是在这个亮相之中降下大幕的。

照炳璋原来的意思，彩排的戏量筱燕秋与春来一人一半的。筱燕秋没有同意。她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把握。嫦娥在服药之后有一段快板唱腔，快板下面又是一段水袖舞，水袖舞张狂至极，幅度相当大。不论是快板还是水袖舞，都是力气活儿。放在过去筱燕秋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今天却不行。筱燕秋流产毕竟才第5天。虽说是药物流产，可到底失了那么多的血，身子还软，气息还虚，筱燕秋担心自己扛不下来，到底也不是正式演出。筱燕秋的决定的是明智的，笛子舞过后，大幕刚刚落下，筱燕秋一下子就坍塌在地毯上了，把身边的“仙女们”吓了一大跳。好在筱燕秋并不慌张，她坐在毡毯上，笑着说：“绊了一下，没事的。”筱燕秋没有谢幕，直接到卫生间去了。她感到了不好，下身热热的，热热的东西在往下淌。

筱燕秋从卫生间里出来，一拐弯就被众人围住了。炳璋站在最前面，冲着她无声地微笑，跷着他的大拇指。炳璋在赞美筱燕秋。炳璋的赞美是由衷的，他的眼里噙着泪花。筱燕秋的嫦娥实在是太出色了。炳璋把左手搭在筱燕秋的肩膀上，说：“你真的是嫦娥。”

筱燕秋无力地笑着。她突然看见春来了，还有老板。春

来依偎在老板身边，仰着脸，满面春风，一路走一路和老板说着什么。老板步履矫健，神采奕奕，像微服私访的伟人。老板亲切地微笑着，边微笑边点头。筱燕秋从他们的神态上面敏锐地捕捉到了异样的征候，心口“咯瞪”了一下。筱燕秋笑了笑，迎了上去。

《奔月》公演的这天下起了大雪，一大早就雪雾之后晴朗的冬日。晴朗的太阳把城市照得亮亮的，白白的，都有些刺眼了。大雪覆盖了城市，城市像一块巨大的蛋糕，铺满了厚厚的奶油，又柔和，又温馨，笼罩着一种特殊的调子，既像童话，又像生日。筱燕秋躺在床上，目光穿过了阳台，静静地看着玻璃外面的巨大蛋糕。筱燕秋没有起床，她就是弄不明白，下身的血怎么还滴滴答答的，一直都不干净。筱燕秋没有力气，她在静养。她要把所有的力气都省下来，留给戏台，留给戏台上的一举一动，一字一句。

临近傍晚的时分厚厚的蛋糕已经被糟踏得不成样子了，有一种客人散尽、杯盘狼藉的意味。雪化了一部分，积余了一部分，化雪的地方裸露出了大地的乌黑、肮脏、丑陋，甚至狰狞。筱燕秋叫了一辆出租车，早早来到了剧院。化妆师和工作人员早到齐了。今天是一个不一般的日子，是筱燕秋这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日子。一下车筱燕秋就在台前与台后都走了一遍，看了一遍，和工作人员招呼了几回，然后，回到化妆间，查看过道具，静静地坐在了化妆台的前面。

筱燕秋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慢慢地调息。她细细地端详着自己，突然觉得自己今天是一个古典的新娘。她要精心地梳妆，精心地打扮，好把自己闪闪亮亮地嫁出去。她不知道

新郎是谁，尚未拉开的红色大幕是她头上的红盖头，把她盖住了。一阵慌张十分突兀地涌向了筱燕秋的心房，筱燕秋慌张得厉害。红盖头是一个双重的谜，别人既是你的谜，你同样又构成了别人的谜。你掩藏在红盖头的下面，你与这个世界彻底变成了互猜的关系，由不得你不紧张，不心跳，不神飞意乱。

筱燕秋深吸了一口气，定下心来。她披上了水衣。扎好，然后，筱燕秋伸出了手去。她取过了底彩。她把肉色的底彩挤在了左手的掌心上，均匀地抹在脸上、脖子上、手背上。抹匀了，筱燕秋开始搽凡士林。化妆师递上了面红，筱燕秋用中指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的眼眶、鼻梁画红了，左右研究了一回，满意了，拍定妆粉。筱燕秋开始上胭脂了。胭脂搽在了面红抹过的部位，面红立即出彩了，鲜亮了起来，镜子里青衣的模样顿时就出来了一个大概。现在轮到眼睛了。筱燕秋用指尖顶住了眼角，把眼角吊向太阳穴的斜上方，画眼，画眉。画好了，筱燕秋松开手，眼角的皮肤一起松垮垮地掉了下来，而眼眶却画在了高处，这一来眼角那一把就有些古怪，妖里妖气的。

化完妆，筱燕秋便把自己交给了化妆师。化妆师湿好了勒头带，开始为筱燕秋吊眉。化妆师把筱燕秋的眼角重新顶上去，筱燕秋感到有点疼。化妆师用潮湿的勒头带把筱燕秋的脑袋裹了一圈又一圈，勒住了眼角的皮，紧梆梆的，吊上去的眼角这一回算是固定住了，筱燕秋的双眼呈倒“八”字状，看上去有点像传说中的狐狸，妩媚起来了，灵动起来了。吊好眉，化妆师为筱燕秋贴上大片，左腮一个，右腮一个，筱

燕秋的脸型一下子变了，居然变成了一只剥了壳的鸡蛋。上好齐眉穗，盖好水纱，戴上头套、假发，一个活灵活现的青衣立时就出现在镜框里了。筱燕秋盯着自己，看，她漂亮得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来了。那绝对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另一个女人。但是，筱燕秋坚信，那个女人才是筱燕秋，才是她自己。筱燕秋挺起了胸，侧过头，意外地发现化妆间里挤了好些人。他们一起愣在那儿，专心地看着她，用一种疑惑的眼光研究着她。筱燕秋看到了春来，春来就在身边。春来一直就站在筱燕秋的身边。春来呆在那儿，她不敢相信面前的女人就是与她朝夕相处的老师筱燕秋。筱燕秋简直就是变魔术，突然变出一个人来了。筱燕秋睨了春来一眼。她知道这个小女人此时此刻的心情。她看得出，这个小女人妒忌了。筱燕秋没有开口，她现在谁也不是。她现在只是自己，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另一个女人。是嫦娥。

大幕拉开了。红盖头掀起来了。筱燕秋撂开了两片水袖。新娘把自己嫁出去了。没有新郎，这个世界就是新郎，所有的人都是新郎。所有的新郎一起盯住了惟一的新娘。筱燕秋站在入相处，锣鼓响了起来。

筱燕秋没有料到一出戏如此之短，筱燕秋只觉得刚开了一个头，刚刚离开了这个世界，说回来就又回来了。筱燕秋起初还担心自己的身体吃不消的，刚刚登台的时候是有那么一点紧张，很快她就完全放松下来了。她开始了抒发，开始了倾诉，她彻底忘记了自己，甚至，彻底忘记了嫦娥，她把满腔的块垒抽成了一根绵延的细长的丝，一点一点地吐了出来，缠绕了起来，挥洒了起来。她在世界的面前袒露出了她

自己，满世界都在为她喝彩。她越来越投入，越来越痴迷，筱燕秋越陷越深。这是喜悦的两个小时，哭泣的两个小时，五味俱全的两个小时，缤纷飞扬的两个小时，畅酣的两个小时，凄艳的两个小时，恣意的两个小时，迷乱的两个小时，这还是类似于床第之欢的两个小时。筱燕秋的身体连同她的心窍，一起全都打开了，舒张了，延展了，润滑了，柔软了，自在了，饱满了，接近于透明，接近于自缢，处在了亢奋的临界点。筱燕秋就感到自己成了一颗熟透了的葡萄，就差轻轻地、尖锐地一击，然后，所有黏稠的液汁就会了却心愿般地流淌出来。可是，戏完了，没戏了，结束了，“那个女人”说走就走了，毫不留情地把筱燕秋留给了筱燕秋。筱燕秋置身于巨大的惯性之中，她停不下来，她的身体不肯停下来。筱燕秋欲罢不能，她还要唱，还要演。筱燕秋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谢幕的，可大幕黑了一张脸，拉下了。那感觉就如同高潮临近的时候男人突然收走了他的器具。筱燕秋伤心欲绝。筱燕秋就想对着台下喊：“不要走，我求求你，你们都回来，你们快回来！”

散场了，一切都结束了。筱燕秋不是不累，而是有劲无处使。她在焦虑之中蠢蠢欲动。她在百般失落之中走向了后台，炳璋站在那儿，似乎在等着她。炳璋张开了双臂，正在出口那边高兴地迎候着她。筱燕秋走到炳璋的面前，委屈得像个孩子。她扑在了炳璋的怀里。她把脸埋进炳璋的胸前，失声痛哭。炳璋拍着她，不停地拍着她。炳璋懂。炳璋一个劲地眨巴他的眼睛。没有人知道筱燕秋的心思，没有人知道筱燕秋此时此刻最想做的是什么。筱燕秋自己也说不上来。嫦

娥飞走了，只把筱燕秋一个人留在了这个世界上。筱燕秋就觉得自己想找一个男人，不要命地做一次爱。筱燕秋突然抬起了头来，脸上的油彩糊成了一片，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炳璋吓了一跳。炳璋再也没有料到筱燕秋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炳璋听了筱燕秋的话才知道自己并不懂得这个女人。筱燕秋冷冷地望着炳璋，说：“明天还是我。你答应我。明天我还是要上！”

筱燕秋一口气演了四场。她不让。不要说是自己的学生，就是她亲娘老子来了她也不会让。这不是 A 档 B 档的事。她是嫦娥，她才是嫦娥。筱燕秋完全没有在意剧团这几天气氛的变化，完全没有在意别人看她的目光，她管不了这些。只要化妆的时间一到，她就平平静静地坐在了化妆台的前面，把自己弄成别人。

天气晴好了四天，午后的天空又阴沉下来了。昨晚的天气预报说了，今天午后有大风雪的。下午风倒是起了，雪花却没有。午后的筱燕秋又乏了，浑身上下像是被捆住了，两条腿费劲得要了命。下午刚过了 3 点，筱燕秋突然发起了高烧，而下身又见红了，量比以往似乎还多了些，都没完没了了。高烧来得快，上得更快。筱燕秋的后背上一阵一阵地发寒，大腿的前侧似乎也多出了一根筋，拽在那儿，吊在那儿，无缘无故地扯着疼。筱燕秋到底不踏实了，到医院挂了妇科门诊。筱燕秋计划好了的，开上药，吃了，好歹也不会耽搁晚上的演出。可这一回医生倒是没有忙着让她吃药，而是问了又问，开出一大串的检查单子，叫她查了又查。医生一脸的肃穆，既没有吓人的话，也没有宽慰人的话，一副死不了

也不怎么好的样子。医生最后开口了，医生说：“怎么拖到现在？内膜都感染成这样了，你看看血项。”医生后来说，“手术还是要做。最好呢，住下来。”筱燕秋没有讨价还价，生硬地说：“我不住。”筱燕秋又追了一句，说：“手术能不能等些时候？”医生的目光从眼镜镜框的上方看过来，说：“身体不等人哪。”筱燕秋说：“我不住。”医生拿起了处方，龙飞凤舞，说：“先消炎，再忙你也得先消炎。先吊两瓶水再说。”

利用取药的工夫筱燕秋拐到大厅，她看了一眼时钟，时间不算宽裕。毕竟也没到火烧眉毛的程度。吊到5点钟，完了吃点东西，5点半赶到剧场，也耽搁不了什么。这样也好，一边输液，一边养养神，好歹也是住在医院里头。

筱燕秋完全没有料到会在输液室里头睡得这样死，简直都睡昏了。筱燕秋起初只是闭上眼睛养养神的，空调的温度打得那么高，养着养着居然就睡着了。筱燕秋那么疲惫，发着那么高的烧，输液室的窗户上又挂着窗帘，人在灯光下面哪能知道时光飞得有多快？筱燕秋一觉醒来，身上像松了绑，舒服多了。醒来之后筱燕秋问了问时间，问完了眼睛便直了。她拔下针管，包都没有来得及提，拔完了针管就往门外跑。

天已经黑了。雪花却纷扬起来。雪花那么大，那么密，远处的霓虹灯在纷飞的雪花中明灭，把雪花都打扮得像无处不入的小婊子了，而大楼却成了气宇轩昂的嫖客，挺在那儿，在错觉之中一晃一晃的。筱燕秋拼命地对着出租车招手，出租车有生意，多得做不过来，傲慢得只会响喇叭。筱燕秋急得没病了，一个劲地对着出租车挥舞胳膊，都精神抖擞了。她一路跑，一路叫，一路挥舞她的胳膊。

筱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她们对视了一眼，春来没有开口。筱燕秋上课的时候关照过她的，化上妆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了，你不再是你，他也不再是他——你谁都不认识，谁的话你也不要听。筱燕秋一把抓住了化妆师，她想大声告诉化妆师，她想告诉每一个人，“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筱燕秋没有说。筱燕秋现在只会抖动她的嘴唇，不会说话。此时此刻，筱燕秋就盼望着王母娘娘能从天而降，能给她一粒不死之药，她只要吞下去，她甚至连化妆都不需要，立即就可以变成嫦娥了。王母娘娘没有出现，没有人给筱燕秋不死之药。筱燕秋回望着春来，上了妆的春来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才是嫦娥。

锣鼓响起来了。筱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大幕拉开了，筱燕秋看见老板坐在了第三排的正中央。他像伟人一样亲切地微笑，伟人一样缓慢地鼓掌。筱燕秋望着老板，反而平静下来了。筱燕秋知道她的嫦娥这一回真的死了。嫦娥在筱燕秋 40 岁的那个雪夜停止了悔恨。死因不详，终年四万八千岁。

筱燕秋回到了化妆间，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剧场里响起了喝彩声，化妆间里就越发寂静了。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筱燕秋一点都不知道她做了些什么，她像一个走尸，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了，然后取过肉色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地、一点一点地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化完妆，她请化妆师给她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最后她拿起了她的笛子。筱燕秋做

这一切的时候是镇定自若的，出奇地安静。但是，她的安静让化妆师不寒而栗，后背上一阵一阵地竖毛孔。化妆师怕极了，惊恐地盯着她。筱燕秋并没有做什么，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

筱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她来到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的下面。筱燕秋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同时舞动起手中的竹笛。她开始了唱，她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剧场的门口突然围上来许多人，突然堵住了许多车。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围上来的人和车就像是被风吹过来的，就像是雪花那样无声地降落下来的。筱燕秋旁若无人。剧场内爆发出又一阵喝彩声。筱燕秋边舞边唱，这时候有人发现了一些异样，他们从筱燕秋的裤管上看到了液滴在往下淌。液滴在灯光下面是黑色的，它们落在了雪地上，变成一个又一个黑色窟窿。

[小说家说]

忌 讳

毕飞宇

我的创作有不少忌讳。二十岁以前，我忌讳不抒情。要不恨、要不爱，悬崖峭壁，要不顶峰、要不深渊。所以，只要我一拿起笔就会把自己弄得滚烫，扒光了衣服能做熨斗。二十出头我忌讳不哲理，不深刻，我渴望着三言两语就把这个世界摆平了。那时的毕飞宇言简意赅，下笔就是格言，就是警句，弄得我一愣一愣的，后背上直竖鸡皮疙瘩。再后来我忌讳明白。为了不让别人明白，我用激情和想像力与天斗，与地斗。在一个明朗的夏夜，我爬到楼顶上去，仰起头，遥望着夏夜里的浩瀚星空，我在满天的星斗之间寻找地球，我不停地问：地球在哪儿？它在何处眨巴？

忌讳永远是合理的。可是我现在忌讳的不是那些。我人到中年了，最忌讳假。什么是假，什么是真，这个问题太复杂了，艺术永远都不能穷尽，哲

学同样也不能穷尽。然而，这个问题又是简单的，因为人人知道。当然这也有前提——回到常识，不回避生活，敢面对，不自欺，还得来点想像力。

[短 评]

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艾 真

这几年，我们几乎是接连不断地能读到毕飞宇的短篇小说，而且几乎是个个雅致，篇篇精美。因此，短篇小说的各种全国奖项便也不期而至他的头上。我们这一期选用的《青衣》，可使评家和读者对毕飞宇的中篇创作窥见一斑。

现实永远是残酷的，它漫不经心地把玩着人，一喜一悲、一明一暗、一甜枣一巴掌地耍戏着人。但更残酷的是人内心的战争，人与生命本体的作对。这是人的自身力量无法抗拒的悲剧。在这里，逻辑推理被悬置，道德判断被悬置，剩下的只有激情和疯狂。

不知是戏里戏外的痴迷的戏子，把人生当戏演

了，把戏当人生过了；演得专注而任性，过得任性而专注。在频繁的起起伏伏后，大幕终于永久性地落下，曲终人散，没有余音袅袅，现场如坟墓般死寂。

然而，“空气里充满了声音；天空中到处是象征；遍地都是备忘录和签名；每一个物体浑身都是暗示，在向理解力高超的人说话……”

存在不是戏剧；存在不是某个人的经历。